

## 摘 要

加官是在本官之外另加一种官职，凭此负有特别的任务或拥有特殊的权力。汉代加官主要有六种：诸吏、诸曹、散骑、中常侍、给事中、侍中。加这六种官职者，皆可出入或居住省中，与闻政事，参与国家大政，与皇帝关系十分亲密。虽然百官表说加官“皆秦制”，但实际上，加官制度是汉武帝时才开始形成的制度，它是武帝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产物，是内朝制度的一部分，东汉内朝制度取消后，加官亦不再存在。加官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加强皇权的目的，但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皇帝的昏庸无能，它反而被朝臣所利用，成为其擅权专政的工具，加速了西汉的灭亡。

关键词 加官 诸吏 诸曹 散骑 中常侍 给事中 侍中

## Abstract

### The Research of JiaGuan in Han Dynasty

JiaGuan is an added official position which is given to an official, so that the official has a special mission or special powers. There are six kinds of fundamental JiaGuan in Han Dynasty: ZhuLi, ZhuCao, SanQi, ZhongChangShi, GeiShiZhong and ShiZhong. The people who are awarded to the six official positions can access or live in the province, privy to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e in major policies of the country and have a very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mperor. Although, the Table of Officials of all ranks said JiaGuan was the system of Qin Dynasty, but in reality, JiaGuan system began to take shape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 It is the result of strengthening the Royal power and undermining the prime minister's power, which is a part of the Inner Chambers system. When the Inner Chambers system has been abolish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JiaGuan also no longer existed. JiaGuan system indeed achieved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Royal power in a period of time, but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because of the emperor's fatuity and incompetence, JiaGuan system was used by some ministers, became their tool of dictatorship, so it accelerated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JiaGuan     ZhuLi     ZhuCao     SanQi     ZhongChangShi  
                    GeiShiZhong     ShiZhong

##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田德霞 指导教师签名：袁明

2008年 6月 5日

2008年 6月 7日

---

##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田德霞

2008年 6月 5日

# 导 言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奠定时期。以职官制度而言，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制及其相关的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加官就是这些制度中的一种，值得我们重视。所谓加官，是指在官员本官之外另加其它官职以实现某种目的，如给予官员某种特权或提升官员待遇品级等。加官制对于提高皇帝的权力和抑制群臣的权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三公九卿制的发展和完善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加官现象和加官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古代职官制度尤其是三公九卿制的认识和理解，对全面揭示秦汉政治、社会的演变情况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汉代加官有的在以后的朝代继续使用或者有所发展，所以，对于汉代加官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后代的政治、官制的发展演变有所了解。本文欲通过对加官的梳理考证来更好的理解秦汉官制，以期对其有个更好的认识。

## 二、研究现状

对于汉代加官制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专著论述，只有一些学者的文章涉及到了有关问题，另外，在一些有关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著中，也间接或简单地涉及到了加官问题，具体如下：

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sup>①</sup>，对某些加官有详细论述，是研究秦汉加官的重要著作，但并不全面。

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sup>②</sup>，在论述“中朝官”时也涉及到了秦汉加官，是了解秦汉加官基本情况的重要著作。

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sup>③</sup>，也在不同章节里提到了一些情况，论述了西汉加官与中朝官制度的关系，有助于了解西汉加官的具体情况。

杨树藩的《中国文官制度史》<sup>④</sup>，在有关加官一节的论述中，几乎把各个朝代的加官作了全面介绍，但由于体例所限，其研究并不深入系统。

<sup>①</sup>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sup>②</sup>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 1984 年 1 月。

<sup>③</sup>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4 月。

<sup>④</sup> 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2 年。

另外，涉及加官问题的重要专著还有：李玉福的《秦汉制度史论》<sup>①</sup>，阎步克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sup>②</sup>，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孟祥才著）<sup>③</sup>，吕思勉的《秦汉史》<sup>④</sup>等。

涉及到加官问题的文章主要有：

劳干的《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sup>⑤</sup>，详细列举了秦汉时加官的具体任用情况，是研究秦汉加官的最基础和重要的资料。李宜春的《论西汉的内朝制度》<sup>⑥</sup>，在吸取劳干先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观点。秦学颀的《西汉给事中非加官考》<sup>⑦</sup>，通过精密的考证，论证了西汉“给事中”并非加官，观点新颖。

其它文章还有乔国华的《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sup>⑧</sup>，徐杰令的《两汉侍中考》<sup>⑨</sup>，王欣的《西汉大司马职官考论》<sup>⑩</sup>，韩养民的《汉武帝时期的中外朝》<sup>11</sup>，孙福喜的《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sup>12</sup>，苏诚鉴的《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sup>13</sup>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对笔者撰写本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 三、本文的写作思路

加官制度是汉代官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汉代最基本的六种加官，探讨其设置、发展演变、职责及影响意义等问题，其基本框架如下：

#### 导言

第一章：加官设置的背景。主要论述了与加官制度密切联系的宫省制度和中外朝制度。

第二章：汉代六种基本加官研究。分为六节，每节论述一种加官，研究其设置、发展演变、职责、意义等问题，并辅之以“《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

<sup>①</sup> 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sup>②</sup>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2月。

<sup>③</sup> 白钢主编 孟祥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sup>④</sup>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

<sup>⑤</sup> 劳干《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载于《制度与国家》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5月。

<sup>⑥</sup> 李宜春《论西汉的内朝制度》，载于《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sup>⑦</sup> 秦学颀《西汉给事中非加官考》，载于《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9年。

<sup>⑧</sup> 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载于《历史教学》2002年第2期。

<sup>⑨</sup> 徐杰令《两汉侍中考》，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sup>⑩</sup> 王欣《西汉大司马职官考论》，载于《南都学刊》2005年第6期。

<sup>11</sup> 韩养民《汉武帝时期的中外朝》，载于《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sup>12</sup> 孙福喜《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载于《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sup>13</sup> 苏诚鉴《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载于《江淮论坛》1983年第4期。

者简况表”，使之更为形象具体。

第三章：关于汉代加官研究的几个问题。主要论述加官设置的时间，加官有无俸禄及加官设置的意义三个问题。

结语

#### 四、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关于汉代加官研究，至今还没有专著论述，大都是在论述秦汉政治制度时稍有提及，一些学者的文章也只是间接涉及或只研究某一种加官。本文是首次从较全面的角度来探讨汉代加官制度，并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诸吏、诸曹的设置时间，给事中的发展演变，加官制度建立的时间，加官制度是内朝制度的一部分等问题。

由于时间仓促，笔者只对《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指出的六种加官作了分析研究，对于其他有些学者认为是加官有些学者认为不是加官的官职如大司马、奉朝请、特进、给事黄门等没有提及，而笔者所论述的这六种加官其主要目的为加强皇权的，因此西域都护这个加官也没有叙述，若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将继续对这些官职进行研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许多问题都只是提出来，还未解决，某些论断也不免有失当之处，祈专家批评指正。

## 一、 加官设置的背景

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这样一段话：“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輿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sup>①</sup>此段中的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这六种汉代的基本加官就是笔者论文所要论述的对象。何谓加官？上已指出，所谓加官，是指在官员本官之外另加其他官职以实现某种目的，如获得特别的权力和地位，负有特别的任务或者以示优宠。加官是中国古代官制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加官是指不论长时期或短时期，只要在本官上另加一种官职，这种被加官职就可称为加官。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经常派遣大臣执行一项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给他另加一种官职，任务完成后，这个被加官职也就随即取消，这种临时性的加官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由来已久，随处可见。《秦会要订补·职官上》：“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事。孟卯曰：‘公不如为仆。公所长者使也，公虽为仆，王犹使之于公也。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管也。’注：《韩非子·说林上篇》补：俞樾《诸子平议》云：‘仆与行为官名，言佩仆之玺而为行之事也。’按秦官有大行、太仆，本云此。”<sup>②</sup>“始皇十六年，南阳假守腾。补：赵翼《陔馀丛考》二十六：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非真假之意。”<sup>③</sup>一般而言，以某官兼、领、行、守、假某官的，都属于广义上的加官。狭义上的加官是指专门用来作为加官的官职，如，西汉的诸吏、诸曹、散骑，唐代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知贡举，明清的三公等等。不过狭义上的加官都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为专门的加官，在另一时期内可能又转变成正式官职，如侍中一职，在西汉时为加官，东汉时转为专官，南北朝时期为门下省长官，号称宰相，权力盛极一时，唐代中期以后又大都作为加官使

<sup>①</sup>【东汉】班固《汉书》卷19上，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第739页。

<sup>②</sup>【清】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卷14，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第221页。

<sup>③</sup>【清】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卷14，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第223页。

用。由于中国古代官制的复杂的发展演变，加官亦是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演变特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所要论述的汉代六种加官即属于狭义上的加官。

汉代加官制度与宫廷有着紧密的联系，想要很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加官制度，则必须先了解一下秦汉的宫省制度和中外朝制度。

## （一）、宫省制度

“宫省”一词在史书中经常出现，宫为皇宫，那省为何意呢？《汉书·昭帝纪》“供养省中”注引伏俨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闾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师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妄也。”<sup>①</sup>《汉书·武五子传》：“（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可见省中即禁中，在宫内，是皇帝和后宫妻妾居住的地方，相比宫中来说，省中戒备更为严格，“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sup>②</sup>除此之外，皇帝在行进之中和行宫之中亦设省，其戒备与宫中之省一样严格。而有关宫廷内外界限和出入宫省的规定，即为宫省制度。

宫省制度并不始于汉代，它孕育于先秦时期，不过起初的宫省制度并不严格，“禁中”主要指后庭地区的观念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比较泛杂。到了武帝时期，尤其是武帝晚年“游宴后庭，公卿大臣不得入”之后，宫省之间的界限才开始严格起来，禁中逐渐仅指后宫所在地区。公卿大臣没有皇帝的允许是不得进入省中的，而且省中的士人也一天天减少，如最初的中常侍还兼用士人，东汉后期就全部改用宦者，侍中虽仍用士人，但亦不与中官共止禁中了。到了东汉末年，统领禁省的已全部是宦者了。界限的严格就导致了亲疏远近之分，对秦汉的政治也产生了大小不同的影响。

杨鸿年先生在其著作《汉魏制度丛考》一书中提出：“如以宫省制度为基点，研究两汉职官设置，则当时官吏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在省中工作和经常居住省中，或虽不经常居住省中但其关系与省特别密切的官吏，可以叫做省官。第二类是设在省外宫内的官吏，可以叫做宫官。第三类是设在宫外的官吏，可以叫做外

<sup>①</sup>《汉书》卷7，第218页。

<sup>②</sup>《汉书》卷63，第2742页。

官。”<sup>①</sup>这三类官从相对于与皇帝的亲近关系看，是省官高于宫官高于外官。而由于与皇帝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它们对秦汉政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同。汉初，皇帝奉行“无为而治”，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们掌握着很多重大的权力，在许多事情上都可自行作主，不用经过皇帝的许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朝中。武帝时，为了加强皇权，抑制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就重用一些文学侍从之臣，给他们加上某些官职，使他们能够顾问应对、参与谋议、平尚书事，剥夺了外朝官的一些行政权、司法权和侍卫权等，逐渐把国家的政治中心转入宫廷之中。到了武帝晚年，“游宴后庭，公卿大臣不得入”，宫省界限严格之后，省官的作用开始突显出来并不断发展。省官由于与皇帝的关系特别密切，深得皇帝的信任，由侍从之官慢慢转变成议政之官，成为君主与之商议国家大政的心腹之臣，国家的政治中心又逐渐转入省中，特别是东汉时期，皇帝幼小，太后主政，其所居住的地方——省中便自然而然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诏令的发源地和最高统治权的象征，中常侍、大长秋这些省官也就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为所欲为，并最终导致了东汉政权的灭亡。

纵观两汉政治，可以说是“以内制外”、“以近制疏”的政治，不管地位再高，俸禄再高，只要是外官，就有可能受制于内官，何进这样的外戚亲贵入省即死的史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句话，宫省制度最大的影响就是使国家的政治中心逐渐转入宫省，转入君主的卧室之中，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使皇权与国家进一步成为君主的私有财产，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挥到极至。

## （二）、中外朝制度

何谓中外朝？《汉书·刘辅传》“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师丹、太中大夫俱上书”一句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sup>②</sup>可见，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而中朝又称内朝，是汉武帝新创的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由皇帝信任的人所组成的亲随和秘书班子。说是汉武帝新创的机构，但并不否认其他朝代就没有这些亲随和秘书班子，不论在何种时候，对

<sup>①</sup>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 13 页。

<sup>②</sup> 《汉书》卷 77，第 3252—3253 页。

于君主来说，百官总有亲疏之分，有内外之别，不过却都未曾像西汉这样这么大张旗鼓地提出来，作为一种正规的制度对政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一般都认为中朝起源于汉武帝时期。钱大昕《三史拾遗》曰：“然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直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职事。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政事，而由戍僚加侍中、给事中者，皆自托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史家未明言之，读者可推验而得也。”<sup>①</sup>不过武帝时期，内朝制度并不成熟，内朝组织也并不完备，直到昭帝幼年即位，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政，在宫中代行皇帝权力，起用亲信和亲属为将军和宿卫近臣，内朝制度才发展成熟，中外朝区分才严格起来。从此，中朝掌机密决策，外朝只总管郡国行政和例行政务，原来上佐天子、下率百僚的丞相降为一般政务长官，丞相府形同虚设。宣帝时，鉴于霍氏家族的擅权专政，曾一度有意加强丞相权力，削弱内朝首长的权力，不过临终时，仍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以稳定新旧交替之际的政局，中外朝体制被保存下来。成帝以后，内朝完全被外戚所把持，并始终凌驾于外朝之上，最终造成了王莽代汉的结局。

关于内朝的组成，据孟康注为“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不过不少学者对此还有不同看法，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官亦为内朝官，如尚书、光禄勋、司隶校尉、大夫、博士等。但不论何种看法，都承认加侍中、常侍、散骑、诸吏、诸曹、给事中这六种加官者都为内朝官员。

关于中朝形成的原因。《汉书·严助传》：“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事，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注引师古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sup>②</sup>从这里看，国家多事乃中朝形成的原因。汉武帝时期，汉初的功臣们都已相继死去，其子弟们都大为碌碌无庸之辈，不能胜任重大职责，对于雄心勃勃，想有一番大作为的

<sup>①</sup>【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434页。

<sup>②</sup>《汉书》卷64上，第2755页。

汉武帝来说，势必要改变这一局势，因此便提拔重用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遇到大事，与他们商量，让他们与大臣辩论，使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下去，久而久之，中朝便慢慢形成了。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乃皇帝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结果。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虽然皇权与相权相互依存，但二者也一直处于相互对立、不断冲突的关系中。即使在西汉初年，这个皇帝与丞相关系十分“和谐”的时期，皇帝对丞相也心存顾虑，时刻防范，萧何被“下廷尉，械系之”就是其例。武帝时期，任丞相者皆为平庸之辈，不但没有了汉初丞相的能力，而且还失去了他们的恭重谨慎，骄滋日甚，凭借自己强大的权力，时常对皇帝做出一些不恭行为，向皇权挑战，如田蚡任丞相时，“当是时，丞相如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sup>①</sup>这当然是雄才伟略的武帝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便利用身边的近臣和心腹之臣，使之开始掌控机要，分割丞相之事权，使国家的政治中心逐步转入宫省之中，而丞相不再是“助理万机”的行政首脑，逐渐成为皇帝的助手，仅执行诏令而已。到了昭帝霍光秉政时期，内朝制度之所以发展成一种成熟的制度，亦是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分不开的。武帝晚年，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但霍光相比其他大臣如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略显资历不足，这就很容易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服，因此在平定上官桀、桑弘羊的叛乱后，霍光不得不仿照武帝，选拔一批有才干、多智谋且又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官吏，放在宫中省中，充当自己审批外朝文书，处理与丞相等大臣关系的参谋、顾问。这样，中外朝的界限越来越明显，霍光以内朝首领的身份控制着整个朝局，丞相等公卿大臣仅唯光命是从而已，内朝制度完全成熟以至极盛。

中朝的作用与中朝形成的原因是相对的。首先就是构成了中央行政体制的新变化，填补了丞相衰败后造成的权力结构的真空，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皇帝与中朝臣对国家大事进行商量，作出决策之后，便交给公卿大臣们去处理或直接任命中朝臣办理，这样行政中枢软弱的缺陷就被弥补了，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了。其次，加强了皇权，削弱了相权。中朝官的设置剥夺了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的

<sup>①</sup> 《汉书》卷107，第2844页。

某些决策权、行政权、司法权、侍卫权等，丞相不再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sup>①</sup>的“助理万机”的行政长官首脑，其权力一天天缩小，最终仅变成惟皇命是从，执行皇帝决策的执行官而已，而皇权则一步步扩张，不断向政府权力渗透，最终确定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中外朝制度的推行和成功是依赖于其制定者和推行者的品格、能力和权力的，而不是政策本身的实效性，这样当君主本身很软弱无能的时候，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就很难表现出来，相反，由于中朝官与君主的亲近及掌握着重大的权力，就很容易造成权臣擅权的局面，皇权反倒削弱了。元帝以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直到内朝首领外戚王莽利用中朝制度窃取了汉家政权。不知那位致力于加强皇权的武帝地下有知会对这一历史的循环作何感想！

了解了宫省制度和中外朝制度，我们也就对汉代加官制度有了个大概的印象。它是在内外朝制度形成过程中，君主利用加官制度，给某些人加上加官之号，使之变为能够自由出入宫中省中的内朝官员，以方便他们顾问应对、与闻政事，从而起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目的。加官制度与内朝制度是相始终的，随着内朝的兴起而兴起，极盛而极盛，消亡而消亡。

---

<sup>①</sup>【西汉】司马迁《史记》卷 56，中华书局 2005 年 6 月，第 2061—2062 页。

## 二、 六种基本加官研究

### (一)、 诸 吏

《史记》、两汉书 所见加官诸吏者简况表 (表 1)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 (卷/页)	
侯琳		侯臧之子	汉武帝	18/899-901	《史 记》
张禹	光禄大夫、关内侯	名儒、帝师	汉成帝	22/1154	
王崇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舅	汉成帝	10/304	
杨惲	光禄勋	文学材能之士	汉宣帝	19下/807	《汉 书》
冯奉世	右将军典属国 光禄勋	材武之士	汉元帝	19下/814-815	
尹忠	光禄大夫		汉元帝	19下/815	
匡衡	光禄勋	名儒	汉元帝	19下/820	
于永	光禄勋	于定国子、尚公主	汉成帝	19下/830	
孔光	光禄勋、光禄大夫	名儒、孔子之后	汉成帝	19下/835	
师丹	光禄勋	名儒、太子太傅	汉成帝	19下/841	
平当	光禄勋	名儒	汉哀帝	19下/845-846	
王安	光禄大夫		汉哀帝	19下/848	
贾延	光禄勋		汉哀帝	19下/848	
韦赏	光禄大夫	太傅、韦玄成之后	汉哀帝	19下/850-851	
周堪	光禄大夫	名儒、太子太傅	汉元帝	36/1929-1930	
王迁	文学光禄大夫		汉昭帝	68/2940	
辛庆忌	光禄勋、右将军	材武之士	汉成帝	69/2997	
龚胜	光禄大夫	名儒	汉哀帝	72/3081	
张延寿	富平侯	张安世子、功臣后	汉宣帝	78/3279	

郑宽中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师	汉成帝	81/3348
任胜	中郎将、羽林监	霍光之婿	汉宣帝	68/2592

## 1、诸吏设置的时间

《汉书·成帝纪》“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一句注引应劭曰：“《百官表》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为之，无员也。”<sup>①</sup>从此看出，诸吏为汉武帝时所置，但这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叙述的加官“皆秦制”不符，到底是何时所置呢？

《汉书·贾山传》记贾山《至言》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馽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sup>②</sup>很多人根据这一记载认为文帝时已有常侍、诸吏之官，所以就像百官表所说诸吏乃秦置。但仔细分析后，笔者比较认同安作璋、熊铁基先生的观点，其在著作《秦汉官制史稿》中认为“这‘常侍诸吏’和前述卢绾之‘常侍中’一样，不过是常常侍从在左右的诸吏而已，是泛指，尚未形成加官之号，仅仅是侍从驰驱射猎。当然其所以成为加官，也许是由这种亲近侍从关系发展而来的。”<sup>③</sup>另外，从表1中我们也可看出，所列的最早的加官为诸吏的官员所在时期为汉<sup>武</sup>帝时，所以说，秦置诸吏看来并不确切，应是应劭所说乃汉武帝所置。

## 2、加官为诸吏的官员的本官及身份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sup>④</sup>一句表明加诸吏官员的本官范围甚广。不过，我们从表1中可看出，加诸吏官的官员本官多为“光禄大夫”、“光禄勋”，其他官职则较少，甚至《汉官解诂》中竟有“诸吏，光禄勋是也”<sup>⑤</sup>之句。为什么加诸吏的官员多为“光禄大夫”、“光禄勋”呢？《汉

<sup>①</sup>《汉书》卷10，第304页。

<sup>②</sup>《汉书》卷51，第2335页。

<sup>③</sup>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第293页。

<sup>④</sup>《汉书》卷19上，第739页。

<sup>⑤</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解诂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6页。

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千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sup>①</sup>可见光禄勋的主要职责除宿卫宫内门户外，还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谋议，虽为九卿官之一，但相比其他外朝官来说，与皇帝关系要亲密许多，且因负责宫中安全，深得皇帝信任。加诸吏官后，其主要职责“得举不法”、“平尚书奏事”都是皇帝不轻易滥予的权力，必为皇帝所信任尊重且相当称职之人。表中所显示的加诸吏的官员的身份多为名儒，是相当有学识之人，必能很好地参与谋议，并且这些名儒还多为皇帝的老师，是皇帝十分尊重且信任的人。另外，材武之士、文学材能之士也占有一定比例，都能够很好地完成光禄勋和光禄大夫的职责及加诸吏官后的职责。所以说在皇帝想加强自身权力但又必需和朝臣商量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与之较亲密地位十分重要的有真才实学的光禄勋加诸吏官后变为内朝官员，赋予其更重要的权力和地位，从而达到削弱相权的目的。

### 3、诸吏的职责与地位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吏……加官……诸吏得举不法……”

《汉书·成帝纪》注引应劭曰：“《百官表》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丞。”<sup>②</sup>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吏”下注引晋灼曰：“《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sup>③</sup>

《晋书·职官志》：“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sup>④</sup>

可见，诸吏的职责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得举不法”，二为“平尚书奏事”。关于御史中丞，其为御史大夫的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

<sup>①</sup>《汉书》卷19上，第727页。

<sup>②</sup>《汉书》卷10，第304页。

<sup>③</sup>《汉书》卷19上，第739页。

<sup>④</sup>【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4，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729页。

公卿奏事，举劾按章。”<sup>①</sup>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丞”，明显是侵蚀了外朝官御史大夫的职权。尚书一职本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是少府十六官令丞之一，为主管天子笔札及文书之官，地位并不是很高，但随着朝廷政局的发展，西汉内朝和外朝的形成，尚书的任务逐渐加重，地位也不断提高，内朝官员首领大都要领、平尚书事。所以说诸吏可“平尚书奏事”就使得加诸吏官的官员的权力大为增加，地位也大大提高。如《汉书·孔光传》：“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sup>②</sup>《汉官旧仪》：“五官属光禄勋，不得上朝谒。兼左、右曹诸吏，得上朝谒。”<sup>③</sup>加诸吏官后，官员可日上朝谒，与闻政事，典领枢机，成为深得皇帝信任的内朝官员。而且加诸吏官的官员大都又加给事中之官，给事中，给是禁中之意，加此官号可自由出入禁中，与皇帝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如：《汉书·辛庆忌传》：“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余徙为左将军。”<sup>④</sup>《汉书·龚胜传》：“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sup>⑤</sup>《汉书·孔光传》：“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sup>⑥</sup>能够出入省中，必为皇帝信任之人，深得皇帝信任，又握有重权，其地位及身份当然是贵不可言，怪不得古人会有“士之权贵，不过尚书，其次诸吏”<sup>⑦</sup>的感叹。

#### 4、诸吏的演变

诸吏乃汉武帝时所置，伴随着内朝制度的发展而发展，东汉消失不再存在，这与诸曹的演变是相同的。为什么它们没有像侍中、中常侍那样演变成一种正式官职，而在东汉时却基本都没有了呢？“看来是因为它们过分一般化，诸者众也，众多的官吏可以称为诸吏，各种各样的曹可以称为诸曹，与侍中、给事中可以变

<sup>①</sup>《汉书》卷19上，第729页。

<sup>②</sup>《汉书》卷81，第3353页。

<sup>③</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33页。

<sup>④</sup>《汉书》卷69，第2997页。

<sup>⑤</sup>《汉书》卷72，第3081页。

<sup>⑥</sup>《汉书》卷81，第3353页。

<sup>⑦</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解诂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6页。

成一种专称不同，与散骑也不同。”<sup>①</sup>如《后汉书·酷吏传》：“赐钱三十万，（董）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sup>②</sup>《独行传》：“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sup>③</sup>不仅如此，西汉时所出现的“诸吏”一词，也有许多是指众多官吏的意思。《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sup>④</sup>所以诸吏一职在东汉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在加官诸吏者简况表中也找不出任何一位在东汉加官诸吏的官员。

## （二）、诸曹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诸曹者简况表（表2）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韩增	光禄大夫	韩王信之后	汉武帝	33/1857	《汉 书》
贲并	期思侯	贲赫之后	汉元帝	64下/2835	
霍光	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功臣、外戚	汉武帝	68/2931	
金岑	中郎将、光禄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元帝	68/2963	
金明	中郎将、光禄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元帝	68/2963	
金汤	（中郎）将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成帝	68/2964	
金融	（中郎）将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成帝	68/2964	
丙显		丙吉之子	汉宣帝	74/3148	
冯立	郎	冯奉世之后	汉元帝	79/3305	
孔捷	列校尉	孔霸之子	汉元帝	81/3353	
孔喜	列校尉	孔霸之子	汉元帝	81/3353	
王商	中郎将	外戚	汉宣帝	82/3369	
翟义	郎	翟方进之子	汉成帝	84/3424	

<sup>①</sup> 安作璋、熊德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第295页。

<sup>②</sup> 【刘宋】范曄《后汉书》卷77《酷吏传·董宣》，中华书局2003年8月，第2490页。

<sup>③</sup> 《后汉书》卷81《独行传·陆续》，第2682页。

<sup>④</sup> 《史记》卷8，第344页。

淳于长	列校尉	太后姐子	汉成帝	93/3730	
王永		王莽之兄		99 上/4040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左曹者简况表（表 3）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杨惲	中郎	文学材能之士	汉宣帝	17/671	《汉 书》
于永	西平侯	于定国子, 尚公主	汉元帝	19 下/820	
尹忠	光禄大夫		汉成帝	19 下/824	
苟参	水衡都尉		汉成帝	19 下 830	
甄丰	中郎将		汉哀帝	19 下/852	
宋弘	光禄大夫		汉哀帝	45/2180	
息夫躬	光禄大夫、宜陵侯	儒生	汉哀帝	45/2180	
陈咸	郎	文学材能之士	汉元帝	66/2900	
金涉		金日磾之后	汉成帝	68/2963	
辛庆忌	中郎将	材武之士	汉成帝	69/2996	
段会宗	中郎将、光禄大夫	材武之士	汉成帝	70/3030	
夏侯兼	太中大夫	夏侯胜之子	汉宣帝	75/3159	
王章	中郎将	文学材能之士	汉元帝	76/3238	
丁宣	屯骑校尉	将军丁明之族父	汉哀帝	93/3735	
陈立	卫将军、户军都尉		汉成帝	95/3845	
班回	越骑校尉		汉元帝	100 上/4198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右曹者简况表（表 4）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辛庆忌	光禄大夫	材武之士	汉成帝	19 下/827	

刘安民	郎中	宗族之后	汉宣帝	36/1972	《汉 书》
刘歆	太中大夫	宗族之后	汉平帝	36/1972	
苏武	典属国		汉宣帝	54/2468	
杜延年	太仆	杜周之子, 霍光吏	汉昭帝	60/2662	
金汤		金日磾之后	汉平帝	68/2966	
赵卬	中郎将	赵充国之子	汉宣帝	69/2976	
薛况	侍郎	薛宣之子	汉哀帝	83/3395	
侯咏	长水校尉、伐虏侯	侯棻弟	新朝	99 中/4123	
班旂	中郎将、谏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100 上/4203	

## 1、诸曹的职能

诸曹又称左右曹，这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就可看出，“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左右曹”与“诸曹”相对应，二者应为一职。不过说二者为一职，不如说这二者是并列的恰当，因为如果说二者为一职，那么在某官加官为诸曹时，就极有可能也会加官为左右曹，但除金汤外我们在表 2-1 4 中却找不出任何一位加官为诸曹的官员又同时加官为左右曹的，且金汤一人虽既加官诸曹又加官右曹，但二者所加时间却是不同的，前者是汉成帝时加官，后者为汉平帝时加官。

关于诸曹的职能，据百官表是“受尚书事”，在《晋书·职官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左右曹与诸吏相似，加上此官后，可平尚书奏事，日上朝谒，成为皇帝所信任尊崇的官员。《汉官旧仪》：“五官属光禄勋，不得上朝谒。兼左、右曹诸吏，得上朝谒。”不过，诸曹似乎不如诸吏尊贵，权力也似不及，因为我们还找不到史料上关于诸曹受尚书事、典枢机的具体记载。如：

《汉书·韩王信传》：“增少为郎，诸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时至前将军，与大将军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sup>①</sup>

<sup>①</sup>《汉书》卷 33，第 1857 页。

《汉书·冯奉世传》：“立字圣卿，通《春秋》。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竟宁中，以王舅出为五原属国都尉。”<sup>①</sup>

《汉书·段会宗传》：“岁余，小昆弥为国民所杀，诸翕侯大乱。征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立小昆弥兄末振将，定其国而还。”<sup>②</sup>

《汉书·萧望之传》：“始育与陈咸俱以公卿子显名，咸最先进，年十八为左曹，二十余御史中丞。”<sup>③</sup>

《汉书·楚元王传》：“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sup>④</sup>

《汉书·赵充国传》：“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将期门饮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虜并出绝转道。”<sup>⑤</sup>

以上这些记载，都没有受尚书事，典枢机之意，其他的记载也大都如此，所表明的多为亲近尊崇之意，反观诸吏则不然，其加诸吏官后，可平尚书事、与闻政事的例子随处可见，如：

《汉书·楚元王传》：“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sup>⑥</sup>

《汉书·张禹传》：“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宽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sup>⑦</sup>

史书中对于诸曹和诸吏的记载，所用笔墨是差不多的，二者都“平尚书事”，但一个记载明显，一个却几乎没有记载，这不禁让我们怀疑“诸曹平尚书事”的真实性。而且从表 1—4 中看来，与担任诸吏官员的身份多为名儒、文学材能之士不同，加诸曹官的多为功臣将相的子弟，有的年纪还比较轻，多由郎官迁除，似与“平尚书事”的重任不符。加左右曹者倒有不少历官已久，经验丰富，颇有学识之人，如辛庆忌、苏武、张延寿、息夫躬、王章、班回、刘歆等，但也未有他

<sup>①</sup> 《汉书》卷 79，第 3305 页。

<sup>②</sup> 《汉书》卷 70，第 3030 页。

<sup>③</sup> 《汉书》卷 78，第 3291 页。

<sup>④</sup> 《汉书》卷 36，第 1927 页。

<sup>⑤</sup> 《汉书》卷 69，第 2976 页。

<sup>⑥</sup> 《汉书》卷 36，第 1929 页。

<sup>⑦</sup> 《汉书》卷 81，第 3348 页。

们加左右曹官时受尚书事、典枢机的记载。

## 2、诸曹的演变

关于诸曹的演变，上一节已稍有提及，它与诸吏一样，乃是汉武帝建立加官制度时所置，并不是百官表所说的“皆秦制”，而由于过于一般化的原因，东汉时已不存在加官诸曹，左右曹也不再是加官，而成为一种专职。诸曹可以解释为各种各样的曹、众多的曹，这样在使用时很容易混淆，如：《汉书·田蚡传》：“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长陵。窦婴已为大将军，方盛，蚡为诸曹郎，未贵，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sup>①</sup>此时诸曹就非加官。左右曹的称呼稍微具体一点，但有时候却更加难以分辨，因为职官中分左右曹者甚多，如：《汉官仪》：“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sup>②</sup>《后汉书·邳彤传》：“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余日转少府，是年免。复为左曹侍中。”李贤注：“《前书》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sup>③</sup>《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晋灼曰：“《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这里的左右曹是指专官还是加官呢？实在让人搞不清楚，且“侍中有左右曹”，“诸吏……分为左右曹”在史书中仅此一处记载，很难找出具体实例为之作证，如果他们记载无误的话，那我们所见到的加官为左右曹的，其左曹、右曹可能是隶属与“侍中”“诸吏”的，这就让我们更分辨不清左右曹为何物了。此外，在《后汉书·百官志》中有“右属光禄勋。本注曰：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sup>④</sup>之语，由此看来，光禄勋亦有左右曹，且主尚书奏事，秩二千石。而在《汉官旧仪》中则有“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右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sup>⑤</sup>的记载，此处左右曹与隶属于光禄勋的左右曹记载甚为相似，二者是否为一职，《汉官旧仪》所记载的左右曹是加官还是专官，这还不能

<sup>①</sup>《汉书》卷52，第2377页。

<sup>②</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41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21，第759页。

<sup>④</sup>《后汉书》卷115，第3578页。

<sup>⑤</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33页。

确定。由于资料有限，这些问题还都有待考证。

### (三)、散 骑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散骑者简况表（表5）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张禹	光禄大夫	名儒、帝师	汉成帝	22/1154	《史记》
王崇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舅、皇太后母弟	汉成帝	18/702	
刘向	谏大夫	宗族子弟、名儒、 文学材能之士	汉元帝	19下/813	《汉书》
匡衡	光禄勋	名儒	汉元帝	19下/820	
于永	光禄勋	于定国子，尚公主	汉成帝	19下/830	
孔光	光禄大夫、光禄勋	名儒、孔子之后	汉成帝	19下/835	
师丹	光禄勋	名儒、太子太傅	汉成帝	19下/841	
平当	光禄勋、光禄大夫	名儒	汉哀帝	19下/845-846	
贾延	光禄勋		汉哀帝	19下/848	
王安	光禄大夫		汉哀帝	19下/848	
张霸	中郎将、关内侯	张贺之孙	汉宣帝	59/2652	
张勃	谏大夫	张安世之后	汉宣帝	59/2653-2654	
赵平	骑都尉、光禄大夫	霍光之婿	汉宣帝	68/2952	
辛庆忌	光禄勋、右将军	材武之世	汉成帝	69/2997	
萧伋	中郎	萧望之之子	汉元帝	78/3287	

#### 1、《汉官仪》中一条关于散骑的记载

在《汉官仪》中有这样一段话：“汉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骑，俱掌问应对。世祖省之。案汉初有散骑侍郎，掌侍省，皆为骑郎，赏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

以资为常侍，盖此官也。”<sup>①</sup>笔者认为此处记散骑一条有几处疑点，现就从这几处疑点开始对加官散骑的分析。

一是“汉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骑”句。同样在《汉官仪》中有“秦及前汉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sup>②</sup>和“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因之，兼用士人，无常员，多以为加官”<sup>③</sup>的记载，上引《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也是“皆秦制”。这么多记载都表明散骑是秦置的，想要贸然否定，似不妥当，所以说散骑应是秦时已有，并不是武帝元鼎三年初置的。不过，笔者认为虽不是武帝时所置，但其成为加官应是武帝时期的事情。散骑最初是“骑并乘舆车”的，是与皇帝较为接近的人，因此在乘舆中皇帝想与人商量政事的时候，散骑也就成了不二人选，所以在武帝加强皇权的时候，散骑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一种加官，有了“献可替否”、与闻政事的任务。

二是“汉初有散骑侍郎”句。在汉初乃至整个汉朝，都未曾找到有关散骑侍郎的记载，也找不到有人担任此官的实例，此官在史籍中的最早出现，是魏文帝合散骑、中常侍为散骑常侍一职以后。《晋书·职官志》：“散骑侍郎，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皆要官也。”<sup>④</sup>另外，在《太平御览·职官部二二》“散骑侍郎”条下也有与《汉官仪》相似的记载：“陶氏职官要录曰：案汉初有骑郎常侍，有资者得为骑郎，资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资为常侍郎，盖此官也。”<sup>⑤</sup>这里并不是散骑侍郎，而是骑郎常侍，可见汉初即有散骑侍郎是错误的，此处的散骑侍郎应为“骑郎常侍”或“常侍侍郎”。

三是“散骑侍郎，掌侍省，皆为骑郎，资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资为常侍，盖此官也。”散骑侍郎前已说明非汉时官，此句主语就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那么下面的整句话也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这与笔者下节要讲的“中常侍”有关，故在下节论述。

<sup>①</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139页。

<sup>②</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9页。

<sup>③</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9页。

<sup>④</sup>《晋书》卷24，第733页。

<sup>⑤</sup>【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224，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10月，第1066页。

## 2、散骑的职掌

《汉书·百官公卿表》：“散骑并乘輿车。”师古注曰：“骑而散从，无常职也。”

①《汉官仪》：“秦及前汉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骑骑并乘輿车，献可替否。”

②可见，此官最初只是骑并乘輿车后，骑着马随从在乘輿车后，相当于侍卫官。

不过，因为常常随从在皇帝身边，得到皇帝的信任，也就逐渐有了“献可替否”的任务。“献可替否”是指臣对君进献可行的计策，建议废止不可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就是有了参与谋议、与闻政事的权力。从表5中看出，加官散骑的官员身份大多为名儒及材武材能之士，可能就是考虑到他们可以很好地完成“献可替否”的任务。另外，这些官员的本官大都为光禄勋及光禄勋的属官（中郎将、谏大夫、光禄大夫），应该是与光禄勋这个官职的特点有关的。光禄勋是宿卫宫殿的官，深受皇帝信任，此外光禄勋既有掌议论的属官大夫，又有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属官郎，这正好符合加官散骑的条件。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时（张）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③年仅七岁，既不可能“骑并乘輿车”，亦不可能“献可替否”，皇帝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张贺对其有重恩，他想荣宠其家族。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汉书·张汤传》：“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④《汉书·张禹传》：“禹四子，长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⑤这些功臣的子孙中不可能人人都有真才实学，其被加官，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其父辈的原因。由于其祖父或父亲深得皇帝信任，是朝廷名臣，尤其是那些对皇帝曾有过恩惠的，皇帝必会对他们甚为恩宠，这份恩宠也一般会延及到他们的子孙，所以便会赐予他们各种加官称号，使他们能够随时出入宫中省中，以表示对他们的恩宠。其实正式官职的录取也有此种现象，但由于正式官职的录用有正常的录用制度，皇帝还不能随心所欲干涉过多，但加官却不同了，加官的封号到底加给谁，完全由皇帝说了算。总的来说，被赐予加官封号的官员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真才实学真正能够

①《汉书》卷19上，第739页。

②【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9页。

③《汉书》卷59《张汤传》，第2652页。

④《汉书》卷59，第2657页。

⑤《汉书》卷81，第3352页。

担任起加官职责的：一种是深得皇帝信任和喜欢的人，如功臣子弟、佞幸、外戚等，笔者所讲的这六种加官都是如此，散骑当然也不例外。

### 3、散骑的演变

秦置散骑，西汉因之，东汉省。《晋书·职官志》中详细记载其发展概况，“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并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貂当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sup>①</sup>

#### (四)、中常侍

《史记》《汉书》所见加官中常侍者简况表（表6）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许嘉	平恩侯	许后之父、外戚	汉元帝	9/279	《汉 书》
晁闾			汉成帝	27 中之下 /1417	
宋弘			汉哀帝	45/2180	
龚舍		名儒	汉哀帝	72/3080	
王闾		王莽叔父平阿侯 谭之子、外戚	汉成帝	93/3738	
董恽			新朝	99 下/4153	
杜林	执法		新朝	99 下/4161	
王参			新朝	99 下/4191	
班伯		文学材能之士		100 上/4198	
班穉	黄门郎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100 上/4203	

<sup>①</sup> 《晋书》卷24，第733页。

## 1、汉初的“常侍”

《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由此看来，常侍又称中常侍，是中常侍的简称。《后汉书·宦者传》：“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珥左貂。”<sup>①</sup>《汉官仪》：“秦及前汉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因之，兼用士人，无常员，多以为加官。”<sup>②</sup>这些记载都表明中常侍乃秦时所置，且为专官，汉因之，多以为加官。但查汉初史实，并未出现中常侍一词。《后汉书·百官志》“中常侍”条下，王先谦集解引李祖琳曰：“西京初惟有常侍，元成后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兴用宦者，又稍异焉。”<sup>③</sup>其实，笔者认为西汉初所出现的常侍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官职，更多情况下是作为一个修饰短语使用的，如“常侍侍郎”、“常侍武骑”、“常侍骑”等。

前引《汉官仪》“案汉初有散骑侍郎，掌侍省，皆为骑郎，赏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赏为常侍，盖此官也。”此句有几处疑点，其一就是上节所论述的汉初并没有散骑侍郎，此处联系下面应该是“常侍侍郎”或者是《太平御览》中所说的“骑郎常侍”。其二张释之赏为常侍一事。案《史记·张释之列传》：“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如淳曰：‘《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sup>④</sup>从这段话可看出，张释之所赏的为骑郎，并不是常侍郎。常侍郎，顾名思义，乃常常侍从在皇帝身边的郎。郎有很多，并不是每个都能够常常侍从，能够常常侍从在皇帝的身边，必为皇帝所信任和赏识。张释之所赏的郎显然不能常侍左右，否则在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找不到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引起文帝的注意，而且一个以赏为郎的官员，皇帝既没见过，也没听过，怎么可能会让其常侍左右呢？所以说张释之“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欲自免归”也是情理之中的。另外，“如淳曰：‘《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此句也有待商榷。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赏是否为常侍郎，关于

<sup>①</sup>《后汉书》卷78，第2508页。

<sup>②</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139页。

<sup>③</sup>【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商务印书馆1959年5月，第4179页。

<sup>④</sup>《史记》卷102，第2751页。

这个问题，在上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不是常侍郎，就应该是普通的郎，赏为普通的郎后，其表现得到皇帝的赏识，继而有可能转为常侍郎。第二个问题是赏为五百万还是五万。《汉书·景帝纪》：“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贫夫长利。”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富人得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宦，故减訾四算得宦矣。”<sup>①</sup>由此可知，选郎的訾限，景帝后元二年之前为家资十万以上；景帝后元二年之后，有四万家资就可选为郎了。但不管是十万还是四万都不可能是五百万。五万倒有可能，因为它符合家资四万的条件，而《太平御览》中“陶氏职官要录曰：案汉初有骑郎常侍，有资者得为骑郎，资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资为常侍郎，盖此官也”，亦是资为五万。

类似常侍郎一职的职官，史书中还有其他记载，如：

《史记·袁盎列传》：“袁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索隐]曰：案：《汉书旧仪》云：‘持节夹乘舆车骑从者云常侍骑也。’”<sup>②</sup>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赏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索隐]曰：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非其好也。”<sup>③</sup>

《史记·李将军列传》：“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sup>④</sup>

《汉书·李广传》：“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师古曰：‘官为郎，而常骑从以侍天子，故曰骑常侍。’”<sup>⑤</sup>

《史记·滑稽列传》：“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sup>⑥</sup>

《汉书·东方朔传》：“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sup>①</sup>《汉书》卷5，第152页。

<sup>②</sup>《史记》卷101，第2739页。

<sup>③</sup>《史记》卷117，第2999页。

<sup>④</sup>《史记》卷109，第2867页。

<sup>⑤</sup>《汉书》卷54，第2439页。

<sup>⑥</sup>《史记》卷126，第3206页。

安敢望常侍郎乎！”<sup>①</sup>

《汉书·韦玄成传》：“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sup>②</sup>

以上各句中所出现的“常侍骑”“骑常侍”“武骑常侍”“常侍侍郎”“常侍郎”都出现在宣帝之前，宣帝后史书中不再记载。它们看起来应为一个官职，它们的担任者身份都为郎，应是为郎后，其表现得到皇帝的赏识，让其常侍左右，从而成为常侍郎。它们的名称不一，甚至连秩禄也不同（《李将军列传》中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司马相如列传》注中武骑常侍秩六百石），说明了其官名还未固定，也说明了常侍更像是一个修饰短语，是常常侍从之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官名中的“常侍”更像是一种加官，这些郎因为表现优秀被赐予常侍左右的机会，为了与一般的郎区分开来，就把它称为常侍郎、常侍骑。可以说，此时常侍的使用是后来常侍（中常侍）作为加官使用的加官制度的雏形。

## 2、加官中常侍

### （1）、中常侍作为加官的时间

《后汉书·宦者传》：“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珥左貂，给事殿省。”<sup>③</sup>秦的中常侍已无所考，不过从《宦者传》的叙述来看，秦的中常侍应是宦者，汉袭秦制，也置中常侍官，身份也应该是宦者，“引用士人，以参其选”应该是中常侍作为加官以后的事。前面已经说过，史书中所记载的常侍（中常侍）作为一个独立的官员是在宣帝以后出现的，因此常侍（中常侍）作为加官的称号也许是宣帝以后的事。如《汉书·张安世传》：“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sup>④</sup>《汉书·王商传》：“而商子弟亲属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sup>⑤</sup>《汉书·佞幸传》：“归，上闻之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

<sup>①</sup>《汉书》卷65，第2865页。

<sup>②</sup>《汉书》卷73，第3108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78，第2508页。

<sup>④</sup>《汉书》卷59，第2657页。

<sup>⑤</sup>《汉书》卷82，第3375页。

大夫常侍。”<sup>①</sup>这些笼统记载加官为中常侍（常侍）的人员皆为宣帝以后时期的人，且表6所列的确切担任中常侍的官员最早也是在元帝时期。不过此时中常侍除被用为加官外，其专官性质也一直存在。《后汉书·侯霸传》：“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sup>②</sup>此处的常侍就为专官。

总结上面的分析，其结论是：秦置中常侍，为专官，其担任者身份为宦者。西汉因之，亦置中常侍，宦者为之，宣元以后，中常侍也开始被当作加官使用，加于士人身上，使之可以出入省中。

## （2）、中常侍的职责

《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

《后汉书·宦者传》：“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珥左貂，给事殿省。”

《后汉书·朱穆传》：“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宦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sup>③</sup>

案上记载，西汉中常侍的职责是“得入禁中”“给事殿省”“省尚书事”“与参政事”。乍看起来，中常侍的职责与其他加官差不多，但相比诸吏、诸曹、散骑，中常侍与皇帝的关系要密切的多。因为中常侍是常常侍从在皇帝身边的，也就是可以常常待在省中，与有事才能进入省中的诸吏诸曹等官相比，当然要与皇帝更亲密，也更能影响皇帝。如：《汉书·五行志》：“后帝使中常侍晁闾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sup>④</sup>中常侍宣皇帝诏命，代表皇帝询问大臣。《汉书·息夫躬传》：“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上恶之，下有司案验，东平王云、云后谒及伍宏等皆坐诛。”<sup>⑤</sup>大臣因中常侍告人谋反事。《汉书·王莽传》：“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

<sup>①</sup>《汉书》卷93，第3738页。

<sup>②</sup>《后汉书》卷26，第901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43，第1472页。

<sup>④</sup>《汉书》，卷27中之下，第1417页。

<sup>⑤</sup>《汉书》卷45，第2180页。

莽使中常侍恠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sup>①</sup>中常侍代表皇帝责问大臣。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常侍的行为有时就直接代表皇帝的意志，是皇帝的心腹之臣，这是诸吏诸曹散骑等加官所比不上的。

### 3、东汉的宦者中常侍

#### (1)、东汉中常侍全为宦者的时间

《汉官仪》：“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珥左貂。光武以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珥。”<sup>②</sup>《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元年条注曰：“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参用士人，东都始以宦者为中常侍。”<sup>③</sup>《通鉴》卷三十汉成帝阳朔元年条注曰：“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盖此时以士人为之，东都始纯用宦者。”<sup>④</sup>据此上记载，中常侍到东汉以后不再作为加官使用，也不再任用士人，纯用宦者。是否真是如此呢？纯使用宦者担任中常侍是从光武帝开始的吗？

《后汉书·朱穆传》：“（朱穆）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臣愚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sup>⑤</sup>关于中常侍何时由参选士人转为全部使用宦者，引文中朱穆一人提出了两个时期，一个是建武时期，一个是和熹太后称制以后。建武乃光武帝的年号，和熹是和帝的皇后。查光武建武元年为公元二十五年，和帝去世为公元一零五年，前后相差整整八十年。朱穆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后汉书·窦宪传》：“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

<sup>①</sup>《汉书》卷99下，第4153页。

<sup>②</sup>【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页。

<sup>③</sup>【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894页。

<sup>④</sup>【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30，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980页。

<sup>⑤</sup>《后汉书》卷43，第1472页。

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瑰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sup>①</sup>引文中的窦景、窦瑰看起来不应该是宦者，其为中常侍乃在和帝初，可见和帝时中常侍仍参用士人，因此东汉的中常侍纯用宦者始自光武帝之说，似乎难以成立。而起于和熹太后女主称制之说就有可能了，不过在《后汉书·杨震传》中又有“书奏，（灵）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sup>②</sup>之语，照此看来，灵帝时中常侍仍有参用士人的，而灵帝时期已属东汉末年，难道整个东汉的中常侍都在参用士人吗？又袁宏《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中》有“上欲止，侍中任芝、乐松等曰”<sup>③</sup>之语，这里乐松为侍中不为中常侍。范书和袁纪的记载到底谁正确呢？

《通鉴》卷五十七东汉灵帝光和三年“以问侍中任芝、乐松”注引考异曰：“范书中常侍乐松，松本鸿都文学，必非中常侍，袁纪云侍中，今从之。”<sup>④</sup>在这里《通鉴》注已明确告诉我们乐松乃侍中，不为中常侍，范书记载错误，袁纪正确。所以说东汉的中常侍纯用宦者乃是始自和熹太后女主称制之说是没有问题的。

## （2）、东汉的中常侍的权力与地位

西汉中常侍的权力已经不小，东汉中常侍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百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道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sup>⑤</sup>事实上，东汉中常侍的职责与权力远不止如此，其职责在西汉中常侍的基础上又大大加强了许多。他们可以出宣诏命，“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sup>⑥</sup>；他们可以监议大臣会议，“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sup>⑦</sup>；他们可以代替皇上奉祠宗庙，“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sup>⑧</sup>；他们可以授太子玺绶，“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sup>⑨</sup>；他们可以矫诏诛杀大臣，“九月丁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

<sup>①</sup> 《后汉书》卷23，第813页。

<sup>②</sup> 《后汉书》卷54，第1783页。

<sup>③</sup> 【东晋】袁宏《后汉纪》卷24，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472页。

<sup>④</sup>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7，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1857页。

<sup>⑤</sup> 《后汉书》卷116，第3593页。

<sup>⑥</sup> 《后汉书》卷78，第2531页。

<sup>⑦</sup> 《后汉书》卷56，第1832页。

<sup>⑧</sup> 《后汉书》卷55，第1804页。

<sup>⑨</sup> 《后汉书》卷95，第3120页。

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sup>①</sup>；他们可以考验案件，“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sup>②</sup>；他们可以废立皇帝，“后宠既衰，而兄弟颇与朝权，后遂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共僭皇太子保，废为济阴王”<sup>③</sup>。总之一句话，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的权力无限大。在东汉，中常侍的权力如此之大是有其特殊原因与背景的，笔者不多加讨论，只引《宦者传》中的一段话，来简单说明一下东汉中常侍权力的发展与极盛。“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珥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闱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sup>④</sup>

### （3）、士人与中常侍的斗争

东汉中常侍权力甚大，但绝大多数都是穷凶极恶、贪虐肆横之徒，因此权力越大，为恶也便越多。《后汉书·李固传》：“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震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谀之徒，望风进举。”<sup>⑤</sup>《后汉书·党锢传》：“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sup>⑥</sup>《后汉书·宦者传》：“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

<sup>①</sup>《后汉书》卷8，第329页。

<sup>②</sup>《后汉书》卷10上，第401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10上，第436页。

<sup>④</sup>《后汉书》卷78，第2509—2510页。

<sup>⑤</sup>《后汉书》卷63，第2076页。

<sup>⑥</sup>《后汉书》卷67，第2199页。

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sup>①</sup>“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莛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媼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缙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sup>②</sup>

中常侍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害民误国，把整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毒流遍天下。宦者乃为阉人，本是社会所歧视卑贱的对象，但却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又误国流毒如此之深，这必会引起社会上那些秉正嫉邪、耿直不屈的仕人臣僚们的反抗，他们不因这些中常侍的强大的权力，一有机会便予以惩治。《后汉书·周景传》：“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周）景初视事，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自将军牧守以下，免者五十余人，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览、东武阳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称之。”<sup>③</sup>《后汉书·党锢传》：“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进匿太山界者，（苑）康既常疾阉官，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sup>④</sup>《后汉书·陈蕃传》：“（朱）震字伯厚，初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sup>⑤</sup>虽然士大夫们为惩治、铲除中常侍所进行的斗争不少，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触动中常侍的权力和地位，即使偶有成功，能逞一时快意，其士人本身却成为他们仇视想尽办法除去的对象，士人被捕入狱，愤懑致死者不计其数，“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sup>⑥</sup>两次党锢之祸，使不少清廉正直、无畏不屈的士人遭到迫害，反宦官势力遭到极大摧残，宦官专擅朝政的局面却丝毫未有改变，这未尝不令人痛惜涕泣。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些刚正不阿、清正直守的士人们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存在了200年之久。

<sup>①</sup>《后汉书》卷78，第2534—2535页。

<sup>②</sup>《后汉书》卷78，第2510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45，第1538页。

<sup>④</sup>《后汉书》卷67，第2214页。

<sup>⑤</sup>《后汉书》卷66，第2170页。

<sup>⑥</sup>《后汉书》卷78，第2510页。

#### 4、中常侍的演变

中常侍乃秦置，西汉因之，除宦者外，亦引用士人，多以为加官，无员。东汉时，中常侍成为专官，多由宦者担任，但也有士人为之，自和熹邓太后女主称制后，纯用宦者。曹魏弃中常侍不用，魏文帝黄初元年，初置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官，为散骑常侍。“至于魏后无中常侍，也是有他的政治背景的。盖自宦官搞垮东汉以后，曹氏对于宦官戒心极大，他不但限制宦人为官不得超过诸署令，不但不用宦人充任新设的散骑常侍，他连宦人曾经充任过的中常侍这一官员，也弃而不用。”<sup>①</sup>不过，曹魏虽没有中常侍，西蜀却有，可能是因为西蜀一向以正统自居，承袭了东汉的官制，设有中常侍。也正是因为这样，亡东汉的是中常侍，亡西蜀的也是中常侍。《三国志·蜀书九》：“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军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sup>②</sup>弊政不除，旧祸重演，实为可叹。

#### (五)、给事中

《史记》、两汉书 所见加官给事中者简况表（表7）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张猛	光禄大夫	张骞之孙	汉元帝	27 上/1336	《汉 书》
刘向	谏大夫、宗正	宗族子弟、儒生、 文学材能之士	汉宣帝、元帝	36/1929	
宋弘	光禄大夫		汉哀帝	45/2180	
息夫躬	光禄大夫	儒生	汉哀帝	45/2180	
杜延年	太仆	杜周之子、霍光吏	汉昭帝、宣帝	60/2662-2665	
终军	谒者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34 下/2814	
东方朔	太中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65/2851	

<sup>①</sup>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 40—41 页。

<sup>②</sup>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39，中华书局 2006 年 11 月，第 987 页。

蔡义	光禄大夫	儒生	汉昭帝	36/2898	《汉 书》
陈咸	光禄大夫	陈万年子、文学材 能之士	汉成帝	36/2902	
田延年	大司农	酷吏、材能之士	汉昭帝	68/2937	
魏相	御史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宣帝	68/2951	
张朔	光禄大夫	霍光女婿	汉宣帝	68/2952	
金钦	太中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哀帝	68/2964	
辛庆忌	右将军	材武之士	汉成帝	69/2997	
平当	博士、太中大夫	名儒	汉元帝	71/3048	
龚胜	光禄大夫	名儒	汉哀帝	72/3081	
韦贤	博士	名儒	汉昭帝	73/3107	
丙吉	光禄大夫	大将军长史	汉昭帝	74/3143	
夏侯胜	谏大夫	名儒	汉宣帝	75/3158	
王仲翁	光禄大夫	儒生、大将军史	汉昭帝	78/3272	
萧望之	关内侯	名儒	汉元帝	78/3287	
冯参	黄门郎	冯奉世之后	汉元帝	79/3306	
匡衡	博士	名儒	汉元帝	81/3332	
张禹	光禄大夫、关内侯	名儒、帝师	汉成帝	81/3348	
郑宽中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师	汉成帝	81/3348	
孔霸	关内侯	名儒、孔子之后	汉元帝	81/3353	
孔光	光禄大夫、光禄勋	名儒、孔子之后	汉成帝、哀帝	81/3353	
史丹	右将军、关内侯	外戚	汉成帝	82/3378	
薛宣	高阳侯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83/3394	
申咸	博士		汉哀帝	83/3394	
谷永	光禄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85/3465	
师丹	光禄大夫	名儒、太子太傅	汉成帝	86/3503	
炅钦	博士		汉哀帝	86/3507	
梁丘贺	太中大夫	儒生	汉宣帝	88/3600	

士孙张	光禄大夫	儒生	汉宣帝	86/3601	《汉书》
蔡千秋	谏大夫	儒生	汉宣帝	86/3618	
王莽	大司马、新都侯	外戚	汉哀帝	99上/4042	
桓谭	议郎	名儒	光武帝	26/904	《后汉书》
郑众	越骑司马		汉明帝	36/1224	

## 1、给事中得名

给事中之“给事”一词为何意呢？《汉书·张安世传》：“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师古曰：‘于尚书中给事也。给，供也。’”<sup>①</sup>《汉书·佞幸传》：“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师古曰：“掌天子之狗，于其中供事也。”<sup>②</sup>可见，给事乃供事之意，给事尚书就是在尚书中供事，给事狗监中就是在狗监中供事。

给事中之“中”又为何意呢？是指宫中还是省中？《汉书·谷永传》：“臣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虽执干戈守边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闼，是以敢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sup>③</sup>《通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三年：“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注曰：“续汉志：给事中，关通内外。盖以给事禁中名官也。”<sup>④</sup>《通鉴》卷二十四汉宣帝地节二年：“帝善之，诏（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注曰：“汉三公、九卿皆外朝，今魏相给事中，则得入禁中，预中朝之议。”<sup>⑤</sup>谷永上面说“臣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下面则说“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闼”，可见给事中所供事的“中”乃为“省中”。至于《通鉴》注“盖以给事禁中名官也”、“则得入禁中，预中朝之议”，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给事中之“中”乃禁中、省中的意思。所以给事中就是在禁中供事的意思。

给事中应该与给事尚书、给事狗监中一样，是供事于××的意思，是一个叙述性的短语、词组，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给事中亦加官”则说明给事

<sup>①</sup>《汉书》卷59，第2647页。

<sup>②</sup>《汉书》卷93，《佞幸传·李延年》，第3725页。

<sup>③</sup>《汉书》卷85，第3466页。

<sup>④</sup>《资治通鉴》卷17，第565页。

<sup>⑤</sup>《资治通鉴》卷24，第806页。

中已成为一种官职名称，那么给事中一词是如何成为官名的呢？

在《史记》和《汉书》中曾多次出现给事中一词，它们有的是作为官名出现的，有的是作为一个修饰性的短语、词组出现的。其作为短语词组出现的举例如下：

《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sup>①</sup>

《汉书·杜延年传》：“延年为入安和，备于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sup>②</sup>

《汉书·霍光传》：“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壅间，女能复自救邪？’”<sup>③</sup>

《汉书·孔霸传》：“元帝即位，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sup>④</sup>

《汉书·孔光传》：“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sup>⑤</sup>

《汉书·薛宣传》：“上征宣，复爵高阳侯，加宠特进，位次师安昌侯，给事中，视尚书事。宣复尊重。”<sup>⑥</sup>

《汉书·佞幸传》：“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sup>⑦</sup>

以上各句中的“给事中”一词应该都不是官名，而是一个修饰短语，是给事中禁中的意思。因此有学者就指出，西汉给事中并非官名，而只是一个修饰短语。<sup>⑧</sup>但是我们在史书中也能找到给事中为官名的例子。如：

《汉书·霍光传》：“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

<sup>①</sup>《史记》卷85，第2511页。

<sup>②</sup>《汉书》卷60，第2665页。

<sup>③</sup>《汉书》卷68，第2951页。

<sup>④</sup>《汉书》卷81，第3533页。

<sup>⑤</sup>《汉书》卷81，第3362页。

<sup>⑥</sup>《汉书》卷83，第3394页。

<sup>⑦</sup>《汉书》卷93，第3736页。

<sup>⑧</sup>秦学顺先生在其《西汉给事中非加官考》一文中，通过详密的论证，指出：“给事中在西汉时期并不是加官名称，仅仅是一个陈述句或短语，意为‘供事于禁中’。”

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sup>①</sup>

《汉书·龚胜传》：“数月，上知胜非拔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胜言董贤乱制度，繇是逆上指。”<sup>②</sup>

《汉书·师丹传》：“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炅钦上书。”<sup>③</sup>

《汉书·孔光传》：“后（孔光）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

④

这四个句子中的“给事中”则为官名。还有一些句中的给事中看起来既可以作官名，又可以为修饰短语，如：

《汉书·楚元王传》：“会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sup>⑤</sup>

《汉书·终军传》：“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sup>⑥</sup>

《汉书·辛庆忌传》：“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余徙为左将军。”<sup>⑦</sup>

《汉书·平当传》：“坐法，左迁朔方刺史，复征入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累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sup>⑧</sup>

《汉书·萧望之传》：“三岁间，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sup>⑨</sup>

《汉书·谷永传》：“明年，征永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sup>⑩</sup>

以上各句中的给事中根据断句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这种断句，给事中就是一个修饰短语，是供事于禁中的意思。而断句为“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则给事中就是光禄大夫的加官。倒底该是哪种断句方式呢？

<sup>①</sup>《汉书》卷68，第2952页。

<sup>②</sup>《汉书》卷72，第3081页。

<sup>③</sup>《汉书》卷86，第3507页。

<sup>④</sup>《汉书》卷81，第3353页。

<sup>⑤</sup>《汉书》卷36，第1929页。

<sup>⑥</sup>《汉书》卷64下，第2814页。

<sup>⑦</sup>《汉书》卷69，第2997页。

<sup>⑧</sup>《汉书》卷71，第3050页。

<sup>⑨</sup>《汉书》卷78，第3272页。

<sup>⑩</sup>《汉书》卷85，第3465页。

在这里笔者的想法与秦学颀先生不同，认为该是后一种断句方式，给事中乃为加官。与中国其他许多官名如奉朝请、常侍、侍中、主席、委员长等一样，给事中最初是指一件事情，是一个叙述性的短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慢慢由一种职事转变成一种职官。虽然它成为官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其大量出现及使用乃是西汉武帝以后的事，这应是与加官制度的建立相联系的，给事中此时也被作为一种加官而经常使用。从表7中可看出，加官给事中的官员本官多为光禄勋及其属官，如光禄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谒者等。前面已提到过，光禄勋为九卿之一，掌宫殿掖门户，负责皇宫安全，与皇帝至为亲近，但它仍是宫官而不是省官，是不能随意出入省中的，除非得到皇帝的允许。在西汉，由于加强皇权的需要，皇帝需要他信任的或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随时与他讨论国家大政，向他提供意见，供他参考，以便作出决定。这就势必得让一些不能进入省中的官员能够进入省中，而要进入省中，必须得到皇帝许可，准许他们给事中，准许给事中的官员多了，为了方便起见，给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一种官名，成为加官的一种。给事中成为官名的确切时间虽不能肯定是武帝时期，但武帝时期建立的加官制度促进了给事中由一种职事演变为一种职官，促进了给事中作为官名用法的日益成熟却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成为官名后，其原本作为叙述性短语的用法并没有消失，史书中所记载的给事中仍有许多是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意思，是一个修饰短语。这是因为官员加官给事中后，自然也就有了给事禁中的权力。当然可以给事禁中所加官职并不一定是给事中，加其他加官如侍中、中常侍一样也可出入禁中。如哀帝时董贤加官为侍中，因此贤“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所以说，此时的给事中职事与职官两种用法并存，给事中作为一种职官的用法还并不成熟，直到魏晋以后，其才成为一种固定的职官名称，不再是一种职事，一个叙述性短语。虽然大量记载表明给事中乃为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意思，而给事禁中者也并不一定担任给事中一职，但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给事中的权力，其加官也为给事中。如《汉书·龚胜传》：“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sup>①</sup>此“给事中”乃为加官，但同传又有：“事下御史中丞，召诘问，劾奏：‘胜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给事中，

<sup>①</sup>《汉书》卷72，第3081页。

与议论，不崇礼仪。’”<sup>①</sup>此给事中乃为给事禁中的意思。龚胜因为加官为给事中而有了给事禁中的权力。又如《汉书·薛宣传》：“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sup>②</sup>此“给事中”乃为给事禁中的意思，《汉书·师丹传》：“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炅钦上书。”<sup>③</sup>此“给事中”乃为加官。申咸可以给事禁中是因为其加官为给事中。而像董贤这样加官侍中而“常给事中”这样明确说明加其他官职也可给事中者，史书中也仅此一例而已，因此笔者推测，虽然史书中给事中有时是一个修饰短语，是给事禁中的意思，但大部分情况下，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官员一般都会被加官为给事中。

综上所述：给事中最初与给事尚书、给事狗监中一样，只是个修饰短语，但随着加强皇权的需要，尤其是武帝以后内外朝的出现，给事中的人员越来越多，给事中也随之发展成为一种加官，但给事中作为一个修饰短语的用法并没有消失，二者并存于史书之中，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官员一般都会被加官为给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给事中作为官名的用法此时还并不成熟，并不固定。

## 2、所加给事中官员的本官及身份

《汉书·百官公卿表》：“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据此，给事中是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是否真是这样呢？从加官给事中者情况简表中，我们可看出所加给事中官员的本官为大夫、博士、议郎者确实比较多，尤其是大夫，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官员加官为给事中的，如：谒者、右将军、关内侯、黄门郎、高阳侯、大司马、御史大夫等，可以说三公四辅、列侯、将军、列卿都有加给事中的。《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武帝时，终军以谒者给事中，宣帝时田延年以大司马给事中，杜延年以太仆给事中，魏相以御史大夫给事中，元帝时萧望之以关内侯给事中，刘更生以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辛庆忌以右将军给事中，哀帝时董贤为大司马给事中，是三公、列将军、九卿皆得加之，不止大夫、博士、议郎也。”<sup>④</sup>可见百官表所说

<sup>①</sup>《汉书》卷72，第3082页。

<sup>②</sup>《汉书》卷83，第3394页。

<sup>③</sup>《汉书》卷86，第3507页。

<sup>④</sup>【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9月，第306页。

给事中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并不全面，是概指，大概是因为加给事中的以此三种官最多，所以就用这三种官作代表了吧。

《汉官解诂》：“给事中，……或名儒或国亲。”<sup>①</sup>

《汉旧仪补遗》：“诸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sup>②</sup>

据此，加给事中的官员身份多为名儒国亲，甚至按《汉官解诂》的说法，加官给事中者不是名儒就是国亲，但从表7中可看出，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其加官为给事中的官员有张猛、息夫躬、刘向、杜延年、终军、东方朔、蔡义、金钦、辛庆忌、龚胜、韦贤、丙吉、匡衡、张禹、孔光、师丹、谷永、平当、萧望之、王莽等，他们的身份除了国亲名儒外，还有文学材能之士、材武之士、功臣子弟、外戚等。其国亲所占比例甚少，可考的仅只刘向一人。身为名儒的人倒有不少，占有很大比例，可以说是给事中的主要担任者，这是与给事中“掌顾问应对”的职责相对应的。除此之外，其他各种身份的人也占有一定比例，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姓名的功臣子弟、外戚等。应该说只要皇帝愿意，谁都可以加官为给事中。

### 3、给事中的职掌

《汉书·百官公卿表》：“给事中，亦加官，……，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师古注曰：“《汉官解诂》云掌侍从左右，无员，常侍中。”

《汉旧仪补遗》：“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sup>③</sup>

《汉书·蔡义传》：“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sup>④</sup>

《汉书·平当传》：“以明经为博士，公卿荐当论议通明，给事中。每有灾异，常辄傅经术，言得失。”<sup>⑤</sup>

《汉书·冯奉世传》：“参字叔平，学通《尚书》。少为黄门郎给事中，宿卫十余年。”<sup>⑥</sup>

<sup>①</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解诂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5页。

<sup>②</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补遗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93页。

<sup>③</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补遗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93页。

<sup>④</sup>《汉书》卷66，第2898页。

<sup>⑤</sup>《汉书》卷71，第3048页。

<sup>⑥</sup>《汉书》卷79，第3306页。

《汉书·孔光传》：“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sup>①</sup>“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sup>②</sup>

《汉书·霍光传》：“光乃引（田）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sup>③</sup>

可见，给事中掌“顾问应对”“侍从左右”，可进宫教授皇帝知识；可附经言得失；可领尚书事；可领宿卫供养、省服御食物；可与中朝之议，与闻政事。其职责范围非常广，且都为十分重大的职责，地位十分重要。《汉书·霍光传》：“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sup>④</sup>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是副丞相，霍光之妻不以魏相为御史大夫为意，而着重提出“给事中”三字，尤足证明给事中与君主关系的密切以及给事中地位的重要。给事乃为供事之意，在尚书中供事，在狗监中供事，在大将军莫府中供事，在太守府中供事，给事中与他们一样，在禁中供事，负有一定的实际任务，是顾问应对之臣。在成为加官之后，其职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从加官为给事中的官员身份来看，其大多为名儒帝师、文学材能之士、材武之士，即使为功臣子弟，也是具有真才实学之人，这与他们所负有的实际任务是相适应的，也是与他们加官给事中后所担负的重要职责相适应的。

关于给事中，史书中的几处记载颇令人费解。

《汉书·百官公卿表》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一句下面，颜师古注曰：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晋灼曰：“《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骑、中常侍为散骑常侍也。”<sup>⑤</sup>这段注中，应劭的话是解释侍中的，晋灼引《汉仪注》是解释诸吏及散骑、中常侍的演变情况的，虽有“给事中”一词，却是修饰短语，是说明诸吏有给事禁中权力的，与加官给事中没有关系。因为此时百官表并没有提到加官给事中，所作的注是附在五种加官之后，显然是对这五种加官做出解释，

<sup>①</sup>《汉书》卷81，第3353页。

<sup>②</sup>《汉书》卷81，第3362—3363页。

<sup>③</sup>《汉书》卷68，第2937页。

<sup>④</sup>《汉书》卷68，第2951页。

<sup>⑤</sup>《汉书》卷19上，第739页。

而且如果给事中为加官，那么一句话中就有两个主语，诸吏、给事中这两种加官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史实，所以说此时给事中是修饰短语，是解释诸吏的，并不是加官。

《初学记·职官部下》：“《汉仪注》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以有事殿内，故曰给事中。”<sup>①</sup>此处徐坚所引《汉仪注》与颜师古所引的晋灼所说的《汉仪注》并不相同。徐坚所引的《汉仪注》去掉了“诸吏”和“分为左右曹”。晋灼引《汉仪注》是解释“诸吏”的，删去“诸吏”二字，便使这句话的意思完全改变了，成为解释给事中的了。“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这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所引的《汉仪注》中也没有，可能是作者徐坚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加上去的，并不是《汉仪注》原文。<sup>②</sup>

《通典·职官三》：“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sup>③</sup>在这里杜佑虽然没有标明出处，但很明显，其前半句抄自《汉仪注》，后半句抄自徐坚，不过，他把《汉仪注》中的“诸吏给事中”抄成了“诸给事中”，这样句子的主语又成了“给事中”，原意也完全改变了。

《太平御览·职官部十九》：“《汉仪注》曰：‘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sup>④</sup>这应是综合《汉仪注》《初学记》《通典》后所得出的结论，其主语仍把“诸吏”改成了“诸给事中”。孙星衍在辑佚《汉官六种》时在《汉旧仪补遗二卷》中也有此结论。

通过以上可看出，我们平时所见到的“给事中”材料最初好像是解释“诸吏”的，“诸给事中”应该是“诸吏给事中”漏写了一个字造成的。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所一直引用的“给事中”的材料就不是正确的了，所引非所需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的正确性。况且还有一个问题令人费解，不论所引《汉仪注》是解释“诸吏”还是“给事中”的，在史书中都找不到其他的材料或具体的例子来证实它们是“分为左右曹”的，这里的左右曹和加官左右曹又是什么关系？由于资料有限，

<sup>①</sup>【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12，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284页。

<sup>②</sup>《汉仪注》唐时已经亡佚，颜师古、徐坚所见的《汉仪注》当是晋灼《汉书集注》中所引。

<sup>③</sup>【唐】杜佑撰《通典》卷21，中华书局1992年6月，第551页。

<sup>④</sup>【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221，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10月，第1052页。

这些问题还都有待考证。

#### 4、给事中的演变

《汉官仪》：“给事中，秦官也。汉因之，无常员，皆为加官。”<sup>①</sup>

《晋书·职官志》：“给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因之，及汉东京省，魏世复置，至晋不改。”<sup>②</sup>

《宋书·百官志》：“给事中，无员，汉西京置，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东京省，魏世复置。”<sup>③</sup>

关于给事中的设置时间，究竟是秦置还是西汉置呢？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这是史书中所出现的秦时唯一一次“给事中”一词，但很明显，这里的给事中不是官职名称，仅是一个修饰短语。从表7中可看出，武帝以前没有任何一人担任给事中，而且史书中武帝以前也没有出现给事中一词，不论其是作为官职名称还是修饰短语，仅《史记·陈丞相世家》：“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sup>④</sup>一句中出现“给事于中”一词，这与修饰短语“给事中”乃是一个意思。由于无具体实例考察，所以说，很难确定给事中为秦置，但也不能完全否认秦置的可能性。前已论述给事中本指一种职事，随历史发展，慢慢向职官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还不能确定，而且彻底转变成一种职官和开始作为职官使用也不是一回事。由于资料有限，很难确定给事中开始作为职官使用的时间，不过武帝时建立的加官制度促进了给事中由职事向职官的转变却是可以肯定的。汉武帝以后，随着政治时局的转变，皇帝需要能够出入禁中的官员不断增加，而“给事中”本来就是“在禁中供事”，所以很自然地就发展成一种官职，被加到皇帝想让其进入省中的官员身上。不过即使这样，给事中也并没有彻底转变成一种职官，其作为修饰短语的用法并没有消失，很多时候都是指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意思，而且其也可以补充修饰其他官职。直到魏晋以后，给事中

<sup>①</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页。

<sup>②</sup>《晋书》卷24，第733页。

<sup>③</sup>【南朝梁】沈约《宋书》卷40，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245页。

<sup>④</sup>《史记》卷56，第2060页。

作为职官的用法才真正发展成熟，史书中所出现的给事中一词皆指官职名称，不再是一个叙述性短语。给事中的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职官形成的一般规律，即所谓“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sup>①</sup>。

《晋书》及《宋书》都说汉东京省给事中，但我们在史书中仍能找到东汉某些官员加官给事中的例子，如《后汉书·桓谭传》：“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sup>②</sup>《后汉书·郑众传》：“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sup>③</sup>可见，光武时桓谭、明帝时郑众都还有担任过给事中一职。当然，此两处的给事中也可解释为是一个修饰短语，但笔者已论述过，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大都加官为给事中，桓谭、郑众此时并不见加其他官职，能够给事禁中应该是加给事中的缘故。而且不论是作为修饰短语还是官职名称，除此两例外，东汉史书中再也找不到“给事中”一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给事中作为职官用法的成熟，否则东汉常侍、侍中都是可以给事禁中的，为何可作为修饰短语用法的“给事中”却一次也没出现过呢？甚至到了魏晋以后就立即彻底转变成一种职官。所以说汉东京省给事中并不确切，至少光武、明帝时还设有此职，至于明帝以后，史书中不再再有记载，该是真正取消此职了吧。

综上所述：给事中最初只是一个修饰短语，汉武帝时发展成一种加官名称，不过其作为修饰短语的用法并没有消失。汉东京初仍置，明帝以后省。魏世复置，或专官或加官。

## （六）、侍中

《史记》《汉书》所见加官侍中者简况表（表8）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sup>①</sup>【元】脱脱等撰《辽史》卷45，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685页。

<sup>②</sup>《后汉书》卷28上，第956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36，第1224页。

霍子侯	奉车都尉	霍去病之子	汉武帝	12/475	《史记》
金日磾	驸马都尉、车骑将军、光禄大夫	重臣	汉武帝、昭帝	20/1059	
蔡义		儒生	汉昭帝	20/1062	
韦贤		儒生、帝师	汉昭帝	20/1062	
赵充国	护军都尉	材武之士	汉武帝、昭帝	20/1063	
王迁	尚书郎		汉昭帝	20/1064	
史高	中郎将、乐陵侯、大司马车骑将军	宣帝祖母内侄、外戚	汉宣帝	20/1066	
董忠	泉骑都尉		汉宣帝	20/1067	
丙翁孟	将军	丙吉之子	汉宣帝	20/1068	
霍禹	中郎将	霍光之子	汉宣帝	22/1148	
王商	光禄大夫、乐昌侯中郎将、驸马都尉	重臣	汉宣帝、元帝、成帝	22/1152	
卫青	建章监、大将军	卫皇后之弟、外戚	汉武帝	49/1979	
霍去病	骠骑将军	皇后姐子，外戚	汉武帝	111/2928	
荀彘	校尉、左将军	材武之士	汉武帝	115/2988	
朱买臣	太中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122/3143	
霍光	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	重臣、外戚	汉武帝、昭帝	7/217	《汉书》
许延寿	光禄大夫	外戚	汉宣帝	7/257	
张彭祖	中郎将、阳都侯	张贺弟子	汉宣帝	7/257	
王舜	中郎将、太仆	皇太后兄、外戚	汉元帝	9/279	
史丹	驸马都尉	史高之子、外戚	汉元帝	10/301	
王凤	卫尉、阳平侯、大司马大将军	成帝舅舅、外戚	汉元帝、成帝	10/302	
王莽	骑都尉、光禄大夫、新都侯	外戚	汉成帝	10/319	

淳于长	卫尉、定陵侯、 水衡都尉	太后姐子、外戚	汉成帝	10/327	《汉 书》
赵钦	光禄大夫、驸马都 尉、新城侯、骑都尉	皇太后弟	汉哀帝	11/335	
傅商	汝昌侯、光禄大夫	帝太太后从弟、 外戚	汉哀帝	11/342	
郑业	阳信侯	傅太后同母弟子、 外戚	汉哀帝	11/342	
董贤	驸马都尉、 大司马卫将军	佞幸	汉哀帝	11/342	
金安上	中郎将、建章卫尉		汉宣帝	17/671	
甄邯	奉车都尉、承阳侯	孔光女婿	汉平帝	18/699	
刘歆	奉车都尉、 太中大夫、红沐侯	宗族子弟、儒生、 文学材能之士	汉哀帝、平帝	18/716	
孔永	五官中郎将、崇祿 侯、宁始将军		汉平帝、新朝	18/716	
公孙 敬声	太仆		汉武帝	19下/783	
邢元			汉昭帝	19下/797-798	
金赏	太仆、侯、奉车都尉	金日磾之子	汉昭帝、宣帝	19下/812	
许嘉	卫尉	孝宣许皇后从弟	汉元帝	19下/815	
王接	卫尉、 大司马车骑将军		汉元帝	19下/817	
欧阳余	中大夫	儒生	汉元帝	19下/817	
王音	中郎将、太仆	孝成帝舅、外戚	汉成帝	19下/827	
金敞	奉车都尉、水衡都 尉、中郎将	金日磾之后	汉元帝、成帝	19下/828	
师丹	光禄大夫、光禄勋	名儒	汉成帝	19下/836	

许商	光禄大夫	儒生	汉成帝	19下/836	《汉书》
赵彪 大伯	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汉成帝	19下/838	
赵玄	光禄大夫、 司农、卫尉		汉成帝	19下/841	
王能	光禄勋		汉成帝	19下/843	
王龚	光禄大夫、光禄勋	儒生	汉成帝	19下/843	
傅喜	光禄大夫	外戚	汉哀帝	19下/844-845	
金钦	光禄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哀帝、平帝	19下/854	
韩增	光禄大夫		汉武帝	33/1857	
李陵	建章监	材武之士	汉武帝	54/2450	
苏武	移中殿监	材武之士	汉武帝	54/2464	
张千秋	中郎将	张安世之子	汉宣帝	59/2648	
张延寿	太仆、中郎将	张安世之子	汉宣帝	59/2648	
张彭祖	中郎将	张安世之子	汉宣帝	59/2648	
张放	中郎将、光禄大夫、 光禄勋	公主子	汉成帝	59/2654	
严助	中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64上/2490	
吾丘 寿王	中郎、光禄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64上/2490	
王忽			汉昭帝	68/2933	
傅嘉			汉宣帝	68/2944	
霍山	奉车都尉	霍光侄孙	汉昭帝	68/2948	
金建	駙马都尉	金日磾之后	汉昭帝	68/2962	
金涉	卫尉、骑都尉	金日磾之后	汉成帝	68/2963	
金汤	将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成帝	68/2964	
金融	将大夫	金日磾之后	汉成帝	68/2964	
于永	中郎将、长水校尉		汉成帝	71/3046	

傅迁	驸马都尉	外戚	汉哀帝	81/3357	《汉 书》
王邑	成都侯	王莽从弟	汉哀帝	86/3468	
房凤	光禄大夫、 五官中郎将	儒生	汉成帝	88/3619	
丁吴	奉车都尉		汉哀帝	93/3733	
王去疾	骑都尉		汉哀帝	93/3738	
帛敞	谒者		汉平帝	94下/3818	
荀参	水衡都尉	外戚	汉成帝	98/4018	
王况	列侯	外戚	汉成帝	98/4028	
王寻	京兆大尹茂德侯		新朝	99中/4123	
丁隆	骑都尉	刘歆门人	新朝	99中/4123	
侯辅	宁始将军		新朝	99中/4128	
孔秉	讲礼大夫		新朝	99中4129	
杜林	执法		新朝	99下/4161	
李莽	掌牧大夫		新朝	99下/4168	
史谡	宁始将军	皇后父	新朝	99下/4180	
刘叠	五官中郎将	刘歆之子	新朝	99下/4184	
王望			新朝	99下/4185	
王睦		王邑之子	新朝	99下/4191	
班伯	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100上/4199	

## 1、侍中的设置时间及得名

《初学记·职官部下》：“侍中，古官也，黄帝时风后为侍中。周时号常伯，周公立政篇戒成王，常伯常任以为左右官是也。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职。”<sup>①</sup>

《艺文类聚·职官部四》：“环济《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风后为皇帝侍中。周时号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复古，冠貂蝉，汉因而不改。”

<sup>①</sup>【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12，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279页。

①

《汉官仪》：“侍中，周官，号曰常伯，选于诸伯，言其道德可常遵也。”“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中称制，出即陪乘，佩玺抱剑。”<sup>②</sup>

根据以上，侍中设置时间有两种看法，一为“古官，黄帝时风后为侍中”“秦始皇复古置侍中”，不过此说被《通典·职官三》斥为“皆出兵家讖纬之文，不足征也”<sup>③</sup>，故不可信。二为“侍中，周官”，就是说周代已有侍中之官，但在大量的有关周代的文献文物资料中都未见“侍中”这一官名，故此说亦不大可信。不过，“常伯常任以为左右官是也”，“周时号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把秦汉之“侍中”比作周之“常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二者的性质有某些相同之处。

《汉官仪》：“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sup>④</sup>

《汉官旧仪》：“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领百官奏事。”<sup>⑤</sup>

《宋书·百官志》综合此两条，作出概括：“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sup>⑥</sup>

可见，“侍中”一词始见于秦代，本丞相之属官，因入侍殿中，故称为侍中。

《史记·吕不韦列传》集解引刘向《说苑》：“寡与侍中左右贵臣博饮酒，醉，争言而斗。”<sup>⑦</sup>

《史记·李斯列传》：“……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sup>⑧</sup>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sup>⑨</sup>

史书中关于秦代侍中的这几条记载可确证秦代已有侍中，侍中一词始出现于秦代，确实无疑。不过我们也可从材料中看出此时的侍中并不是一种加官，它本为丞相史，是丞相之属官，往来殿中，东厢奏事，是联系天子与丞相的纽带，是一种较为接近天子、亲近天子的官职。另外，它与给事中一样，有时也作为一

<sup>①</sup>【唐】欧阳询撰 王绍楹校《艺文类聚》卷 48，中华书局 1965 年 11 月，第 364 页。

<sup>②</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第 138 页。

<sup>③</sup>【唐】杜佑撰《通典》卷 21，中华书局 1992 年 6 月，第 545 页。

<sup>④</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第 137 页。

<sup>⑤</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上》，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第 36 页。

<sup>⑥</sup>《宋书》卷 39，第 1238 页。

<sup>⑦</sup>《史记》卷 85，第 2512 页。

<sup>⑧</sup>《史记》卷 87，第 2558 页。

<sup>⑨</sup>《史记》卷 87，第 2561 页。

个修饰短语使用，如：《史记·李斯列传》：“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sup>①</sup>“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sup>②</sup>这两处的侍中乃是“入侍禁中”之意，不仅如此，这种用法也一直沿用到西汉，《史记·卢绾列传》：“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sup>③</sup>《史记·滑稽列传》：“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sup>④</sup>不过此种用法在武帝以后甚少出现，大多数情况下侍中一词皆指官名，这应该是侍中作为一种官职发展越来越成熟的表现。

## 2、西汉加官侍中

### (1)、西汉侍中为加官的时间

秦代已有侍中，但那时并不是加官，那么侍中作为加官是始于何时呢？《初学记·职官部下》：“初秦置侍中，本秦丞相史也。……汉因之，多以为加官。”“西汉无常员，多至数十人。”<sup>⑤</sup>《通典》：“汉侍中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为加官。”<sup>⑥</sup>可见西汉侍中已为加官，因为是加官，被加者人数不定，所以“无常员”。不过侍中在西汉为加官的具体时间又是何时呢？笔者认为乃是汉武帝时期。案汉初担任侍中者记载甚少，除去修饰短语外，侍中作为官名的记载有：《史记·吕太后本纪》：“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sup>⑦</sup>《史记·梁孝王世家》：“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官宦无异。”<sup>⑧</sup>《史记·佞幸列传》：“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馵骥，贝带。”<sup>⑨</sup>《汉书·佞幸传》：“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有籍孺，孝惠有闾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馵骥贝带，傅脂粉，化闾籍之属也。”<sup>⑩</sup>《晋书·舆服志》则称“汉幸臣闾孺为侍中”<sup>⑪</sup>，因此籍孺可能与闾孺一样，为高祖时侍中。从这些材料可看出，汉初侍中与皇帝关系十分亲近，不过年

<sup>①</sup>《史记》卷87，第2552页。

<sup>②</sup>《史记》卷87，第2558页。

<sup>③</sup>《史记》卷93，第2637页。

<sup>④</sup>《史记》卷126，第3205页。

<sup>⑤</sup>【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12，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279—280页。

<sup>⑥</sup>【唐】杜佑撰《通典》卷21，中华书局1992年6月，第545页。

<sup>⑦</sup>《史记》卷9，第399页。

<sup>⑧</sup>《史记》卷58，第2084页。

<sup>⑨</sup>《史记》卷125，第3191页。

<sup>⑩</sup>《汉书》卷93，第3721页。

<sup>⑪</sup>《晋书》卷25，第767页。

龄都比较小，这与加官为侍中的官员可平尚书事、与闻政事的重大职责不符，尤其是皇帝那些佞幸宠臣，本以相貌贵幸，不可能会有什么真才实学，这样的侍中略相当于皇帝左右供使唤的“小厮”，主要是照顾君主日常起居的，所以说此时的侍中不可能是加官。

武帝时期，出于强化君主专制的需要，武帝“内改制度”，实行一系列措施加强皇帝的权力。把一批文学之士召到禁中，以为左右，当然一般人是不可能出入禁中的，为了让其能够自由出入禁中，武帝便给这些文学材能之士冠以加官，而侍中这个皇帝十分亲近、十分信任又可随侍左右的官职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加官。“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可以说加官的产生是武帝加强皇权的必然结果。《汉书补注》卷十九引钱大昕曰：“高祖时，卢绾为将军，常侍中；孝惠时侍中皆冠黻，贝带，傅脂粉，是汉初已有侍中。武帝初，严助、朱买臣皆侍中，贵幸用事，始与闻朝政。厥后，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皆由侍中进，而权势出宰相右矣。”<sup>①</sup>可见，侍中是从武帝开始才“与闻政事”、地位逐渐尊贵，权势逐渐强大起来的。当然，成为加官并不意味着其作为专官职能的消失，还是有许多记载，可以看出其是本官的，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sup>②</sup>《史记·平准书》：“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sup>③</sup>此时的桑弘羊、与霍去病年纪轻轻，并没有担任其他什么官职，侍中应是他们的本官。不过也正是由于他们年少便有了随侍天子左右、与天子接近的机会与权力，所以在他们立下功劳后很容易得到升迁，而升迁之后那些仍被皇帝视为心腹之臣的便又被加上侍中一职，以方便像以前一样可随时出入省中，以备顾问，霍去病即是其例，年少为侍中，立下大功被封为骠骑将军后，加官侍中，仍可出入禁中。因此侍中是否为加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因为西汉时侍中为加官，就全盘否定其为专官的可能，虽然在有关西汉侍中的记载中，作为加官记载的史料远远多于其作为专官的记载。

<sup>①</sup>【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19，中华书局1983年9月影印本，第306页。

<sup>②</sup>《史记》卷111，第2928页。

<sup>③</sup>《史记》卷30，第1428页。

## (2)、加官侍中的官员的身份及本官

何种人可以加官侍中,从加官侍中者简况表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外戚。这里的外戚指皇太后、皇后、妃嫔的父亲、兄弟、子侄以及尚公主者及其子孙。如表中的霍子侯、史高、霍禹、卫青、霍去病、许延寿、霍光、王舜、史丹、王凤、王莽、淳于长、赵钦、傅商、郑业、许嘉、王音、王临、荀参、傅喜、张放、霍山、傅迁、王邑、王况、史湛、王睦等。另外,还要一些没有记载姓名的,“(史丹)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亲近在左右。”<sup>①</sup>“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sup>②</sup>“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sup>③</sup>外戚是两汉侍中最主要的担任者。

2、佞幸宠臣。如:李延年、董贤、张放等,亦有佞幸受宠而其家族受惠的,“董氏(董贤)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傅之右矣。”<sup>④</sup>

3、文学材能之士。如:朱买臣、严助、吾丘寿王等。

4、材武之士,如:赵充国、荀彘、卫青、霍去病、孔永、李陵、苏武等等。

5、功臣及其子弟。如:丙吉、丙翁孟、张安世、张千秋、张延寿、张彭祖、霍光、霍禹、金日磾、金赏、金建、金敞、金涉、金汤、金融、金钦等,“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sup>⑤</sup>

6、名士大儒。如:蔡义、韦贤、师丹、许商、房凤、王龚、刘歆等。

总结这六种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皇帝所亲近信任之人,外戚及功臣子弟尤多。《通典》:“旧用儒者,然贵族子弟荣其观好,乃至襁抱,坐受宠位,贝带脂粉。”<sup>⑥</sup>案《通典》对于担任侍中的人选先言儒者后言佞幸贵族子弟,与时代不合。西汉初及中期,没有一个皇帝是纯粹任用儒学的,皆是“霸王道杂之”,

<sup>①</sup>《汉书》卷82,第3379页。

<sup>②</sup>《汉书》卷98,第4018页。

<sup>③</sup>《汉书》卷97下,第4002页。

<sup>④</sup>《汉书》卷93,第3736页。

<sup>⑤</sup>《汉书》卷59,第2657页。

<sup>⑥</sup>【唐】杜佑撰《通典》,卷21,中华书局1992年6月,第545页。

元帝时，儒学才开始真正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不过，虽然元帝崇儒，但任用儒者为侍中却是成帝以后的事，如师丹、许商、房凤、王龚、刘歆皆为成哀之间的人，且人数不多，不过这也开始慢慢反映了侍中由亲而尊的发展趋势。

关于加官侍中的官员的本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所加官员范围十分广泛，从表8中也可看出这个特点，其加侍中的官员本官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水衡都尉、骑都尉、车骑将军、大将军、左将军、中郎将、建章监、卫尉、太仆、中大夫、光禄大夫、光禄勋、谒者、列侯等。这些被加之官地位秩禄都比较高，应该是与其被加侍中之后的职掌相适应的。

### （3）、侍中的职掌

1、照顾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侍中最基本的职责是“得入禁中”“入侍天子”，他们随侍在天子的左右，自然会对皇帝的日常生活有所照顾。《汉官仪》“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裘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sup>①</sup>劳干先生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此引文乃“浅人妄增”，因“乘舆服物乃少府所掌，不由侍中”，“况侍中在武帝时本以加于郎大夫之亲近者，其人多为文学材力之臣，与少府无涉；东汉改属少府，然以儒者为之，其职尤尊”，“宫中岂少人，何至使之一司裘器乎？”“至于孔安国亦未尝为侍中”，此处乃晋武帝时另一孔安国（会稽人）曾任侍中之讹误。<sup>②</sup>按照劳干先生所说，侍中并无照管皇帝生活之任务。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史记·汲黯列传》：“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sup>③</sup>可见，皇帝在如厕时，侍中也可在旁侍候，所以“分掌乘舆服物，下至裘器虎子之属”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专门服侍皇帝的宦官的存在，侍中可能只是照管一下这些器物而已，不用自己亲自动手，而且由于侍中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可与上“共卧起”（如成帝时张放，哀帝时董贤），因此侍中拿一拿备吐痰用的唾壶也是可能的，这都表示了侍中与皇帝的关系的亲密，即使孔安国不为侍中，即使儒者不做这些事，也不能否

<sup>①</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7页。

<sup>②</sup>劳干《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载于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制度与国家》，黄清连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5月，第46页。

<sup>③</sup>《史记》卷120，第3107页。

认侍中照顾皇帝生活的这项任务，如《汉书·史丹传》：“丹以亲密臣（时为侍中）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sup>①</sup>既然史丹是服侍正在生病的皇帝，就不可能不照顾其日常起居。可以说这是一种“贴身伺候”，即所谓的“亲省起居”，与以供应安排皇帝及宫中生活的少府还不是一回事。

2、侍从左右，保卫皇帝安全，出充车骑。从侍中所加之官来看，其许多都是骑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中郎将、光禄勋、将军、卫尉等武职，足以说明保卫皇帝安全也是侍中最基本的职责之一，侍中“出则参乘，佩玺抱剑”“次直护驾”，《汉书·文帝纪》注引如淳曰：“法驾者，侍中驂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sup>②</sup>相信侍中驂乘不仅仅是一种礼仪，负责皇帝的安全亦是其重要责任。而且不论是一种礼仪还是护卫之官，可以说都是皇帝出行，侍中必从。《汉书·东方朔传》：“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sup>③</sup>侍中不仅随皇帝出行，而且还居于保卫侍从武官人员的首位，足见其身份的特殊。最显著的例子即武帝晚年，侍中仆射莽何罗袖藏白刃谋入武帝卧内行刺谋反的事件，赖“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讨之”<sup>④</sup>，特别是侍中金日磾首先察觉，及时阻止正欲行刺的莽何罗，才保护了武帝的安全，使这一大患消弭于千钧一发之时。

3、与闻政事、拾遗补缺，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侍中所加之官中光禄大夫、中大夫、太中大夫以及名儒重臣，都是可以顾问应对、谋议议论之职，武帝时担任侍中的太中大夫、光禄大夫、中大夫的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三人，因议论应对出色，深得武帝信任，曾多次让他们与公卿大臣辩论，使“大臣数诎”，使得武帝的意志和决策能够排除大臣的阻挠，很好的贯彻下去。名儒重臣都是颇有学识之人，他们博学多识，见闻较广，能够很好的为皇帝解惑、出谋划策。除了顾问谋议之外，西汉侍中亦有向皇帝谏争的例子，如《汉书·霍光传》：“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sup>⑤</sup>《汉书·叙传》：“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饮满举白，谈笑大噓，时乘輿幄坐张画屏风，画纒醉

<sup>①</sup> 《汉书》卷82，第3377页。

<sup>②</sup> 《汉书》卷4，第110页。

<sup>③</sup> 《汉书》卷65，第2847页。

<sup>④</sup> 《汉书》卷6，第211页。

<sup>⑤</sup> 《汉书》卷68，第2944页。

踞姐已作长夜之乐。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因顾指画而问伯：‘紂为无道，至于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人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如此，此图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譟]，大雅所以流连也。诗书淫乱之戒，其原因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说言！’<sup>①</sup>不过西汉侍中谏争的例子并不多，只是开端，至东汉时始较多见。

4、喻指公卿，传发书奏，沟通内外，成为皇帝与百官特别是外朝官相互沟通的媒介与桥梁。因为侍中是可以出入禁中的亲密近臣，自然就有机会“内干机密，出宣诰命”。《汉书·萧望之传》：“宣帝察望之明经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中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sup>②</sup>《汉书·李寻传》：“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使侍中卫尉傅喜问寻。”<sup>③</sup>这是侍中受天子委托，喻旨公卿。《汉书·杨惲传》：“霍氏谋反，惲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sup>④</sup>《汉书·谷永传》：“语不可露，愿具书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sup>⑤</sup>这是公卿大臣通过侍中向天子言事、上书。除了担任皇帝与公卿大臣之间的桥梁外，侍中亦在皇宫之内，两宫之间“往来传语”，也和皇后、婕妤接近，有时受皇后、皇太后差使，传言办事。《汉书·佞幸传》：“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赵婕妤父临为成阳侯。”<sup>⑥</sup>《汉官旧仪》：“侍中左右近臣见皇后，如见帝。见婕妤行则对壁，坐则伏茵。”<sup>⑦</sup>《汉书·元后传》：“皇后使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交送政君太子宫。”<sup>⑧</sup>可见侍中在皇帝家人之间也有着类似宦者的联络奔走的任务。

5、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尤其是礼仪场合中，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史记·武帝本纪》：“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天子出行，法驾时“侍中

<sup>①</sup>《汉书》卷100上，第4200—4201页。

<sup>②</sup>《汉书》卷78，第3274页。

<sup>③</sup>《汉书》卷75，第3183页。

<sup>④</sup>《汉书》卷66，第2889页。

<sup>⑤</sup>《汉书》卷85，第3454页。

<sup>⑥</sup>《汉书》卷97下，第3989页。

<sup>⑦</sup>【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下》，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44页。

<sup>⑧</sup>《汉书》卷98，第4015页。

驂乘”<sup>①</sup>。“皇帝见诸侯王、列侯起，侍中称曰：‘皇帝为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宴见，侍中、常侍赞。”<sup>②</sup>“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养牛一头，告殃咎。”<sup>③</sup>

侍中的这许多职能，其实都源于一点，即侍中可出入禁中，与皇帝关系密切，是深得皇帝信任之人，“亲近”“亲密”“左右”“腹心”和“侍帷幄”等字样都是用来形容侍中的。不过西汉侍中虽与君主关系密切，地位却并不尊贵。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并为大司马将军，亲信无人可比，但他们也都很少过问国家大政。武帝以后，大司马领尚书事成为中朝首领，地位比侍中要高的多，所以说西汉侍中并无声势显赫之人物，其虽亲近却并不尊贵，但因为亲近，到了汉末，侍中制度就为外戚擅权专政提供了条件。本来与皇帝就是亲戚关系的外戚加上侍中后变得更为亲近，更容易影响皇帝，再为大司马领尚书事成为内朝官首领后，就极易操控朝廷政局，形成外戚擅权专政的局面，并最终造成了外戚王莽代汉的结局。

### 3、东汉专官侍中

#### (1)、东汉侍中的专官性及兼官性

侍中在东汉是专任官职，为固定的正式官名，文属少府，秩“比二千石”，无员，其长官“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sup>④</sup>但更始时似已有侍中祭酒一称。《后汉书·卓茂传》：“更始立，以茂为侍中祭酒。”<sup>⑤</sup>看来，应该是西汉时侍中长官为仆射，更始改为祭酒，东汉沿之，亦为祭酒，功高者为之。

关于侍中机构，西汉似有侍中曹一称。《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注称：“初，秦汉置侍中曹，无台省之名，自晋始有门下省。”<sup>⑥</sup>而《后汉书·邳彤传》中“(邳彤)复为左曹侍中”注曰“《前书》曰侍中有左右曹”，<sup>⑦</sup>虽没有关于侍中曹的具体记载，找不到相关的例子佐证，但想否认它的存在，也还缺乏足够

<sup>①</sup>《史记》卷12，第475页。

<sup>②</sup>【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35页。

<sup>③</sup>【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72页。

<sup>④</sup>《后汉书》卷114，第3593页。

<sup>⑤</sup>《后汉书》卷25，第871页。

<sup>⑥</sup>【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8，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241页。

<sup>⑦</sup>《后汉书》卷21，第759页。

的证据。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新的侍中机构侍中寺，或者说由侍中曹进一步发展成了侍中寺。《后汉书·灵帝纪》：“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鸡化为雄。”<sup>①</sup>侍中寺，这一机构建立的确切时间史无所载，大概与设置鸿都门学时间相当。《后汉书·蔡邕传》：“初，（灵）帝好文章，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特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意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sup>②</sup>“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sup>③</sup>可能由于置鸿都门学，乐松、贾护等人趁机招引无形趣势之徒，致使侍中人数大增，因而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设立了侍中寺。不管怎么说，灵帝时已确实出现了侍中寺。侍中寺的设置既说明了侍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也说明了东汉侍中的专官性质。

东汉在叙述某人担任侍中时多次用到“迁”字，如和帝时鲁恭为博士，迁侍中；灵帝时刘宽拜太中大夫，迁侍中；明帝时赵孝拜谏议大夫，迁侍中；和帝时刘恺拜为郎，稍迁侍中；灵帝时黄琬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这些由某官而迁任为侍中的例子，足以说明了侍中在东汉时为专任官职。不过虽为专职，也有侍中兼任他官者，具有兼官的性质。如《后汉书·皇后纪》：“子（郭）举为侍中，兼射声校尉。”<sup>④</sup>《后汉书·儒林传》：“拜（戴）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sup>⑤</sup>除用“兼”字外，还有侍中“监”“领”某官的，《后汉书·来歙传》：“（来历）永元中为侍中，监羽林右骑。”<sup>⑥</sup>《后汉书·桓郁传》：“（桓郁）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sup>⑦</sup>《后汉书·贾逵传》：“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sup>⑧</sup>可以说，这属于广义上的加官，但所加官职并不是侍中，而是被兼领的官职。不论是“兼”、“监”还是“领”，官员的本官身份是侍中，侍中才是他最主要的官职，其他官职是在侍中的基础上兼领的，这与西汉时的加官侍中不一样，作

<sup>①</sup>《后汉书》卷8，第341页。

<sup>②</sup>《后汉书》卷60下，第1992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60下，第1998页。

<sup>④</sup>《后汉书》卷10上，404页。

<sup>⑤</sup>《后汉书》卷79上，第2553页。

<sup>⑥</sup>《后汉书》卷15，第590页。

<sup>⑦</sup>《后汉书》卷37，第1255页。

<sup>⑧</sup>《后汉书》卷36，第1240页。

为加官时，侍中是虚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东汉时像这样明确记载着侍中兼（监、领）他官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列举某人担任侍中及其他官，不指明是兼任还是先后迁转，如《后汉书·臧宫传》：“光武即位，以为侍中、骑都尉。”<sup>①</sup>《后汉书·桓郁传》：“顷之，转为侍中、奉车都尉。”<sup>②</sup>《后汉书·李法传》：“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良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夫。”<sup>③</sup>《后汉书·党锢传》：“（刘淑）又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sup>④</sup>在这些例子中，乍看之下，与西汉情况相似，这些侍中亦似为加官，但仔细分析后，笔者认为其不应该为加官。西汉时的几种加官到了东汉不是消失了就是转为专官了，东汉不再有加官之制，整个东汉也未提及加官一词。所以说侍中不可能作为仅遗留下来的加官存在，再加上其兼官性质的存在，可“兼”“监”“领”某官，因此上举几例，二官虽同时出现，未指明是兼官还是其他，但应不难推测它们之间要么是兼官关系，要么是所担任的先后不同的两种官职，而不应该为加官关系。总之，侍中作为加官的用法在东汉已经不存在了。

## （2）、侍中的职掌和人选

东汉侍中的人选与西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佞幸、材武之士以及一般文学侍从之士都不再为侍中了，其人选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外戚和功臣子弟。东汉的功臣之后往往与皇室结为姻亲，或以其女为皇后、贵人，或以其男与公主成婚，所以东汉的功臣之后又多为外戚，如：光武帝时，阴皇后之兄弟阴识、阴兴；光武帝郭皇后弟郭况之孙、光武帝女涪阳公主之子郭举；章帝和帝时，窦融之孙、章帝窦皇后之兄弟窦宪、窦景、窦瓌；安帝时，邓禹之孙，和帝邓皇后之弟邓弘、邓闾、邓康；和帝时，来歙之曾孙、明帝女武安公主之子来历；桓帝时，邓皇后兄邓演之子邓统，帝女阳安公主之夫伏完；灵帝时窦融后裔、窦太后兄弟窦机及侄窦靖。这些侍中的担任者不是功臣子弟就是公主的子孙，因其都是外戚，所以也称这类侍中为外戚侍中。第二种人选为士人儒者。东汉儒生担任侍中的人员较之西汉大为增加。如：卓茂、鲁恭、贾逵、蔡茂、曹褒、郑玄、桓郁、丁鸿、

<sup>①</sup> 《后汉书》卷18，第692页。

<sup>②</sup> 《后汉书》卷37，第1256页。

<sup>③</sup> 《后汉书》卷48，第1601页。

<sup>④</sup> 《后汉书》卷67，第2190页。

薛包、赵孝、李法、爰延、杨秉、张衡、杨彪、卢植、延笃、刘淑、戴凭、张驯、杨伦、包咸、魏应、周泽、李育、蔡玄，等等。东汉一代有名的儒生大都有担任侍中的经历，这类侍中可称作儒者侍中。儒者侍中的增加是与东汉王朝更加重视和提倡儒学，更加尊重儒者，儒学更加盛行分不开的。所谓“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sup>①</sup>，正是东汉侍中情况的写照。

东汉侍中职掌大体与西汉相同，仍不外一“入”一“出”两个方面：入则“赞导众事”“顾问应对”“喻指公卿”“拾遗补缺”，出则“参乘”、骑从、护驾。但因儒者侍中的大量增加，其职掌亦稍有不同。

首先就是进谏、谏争的任务加重，成为侍中最主要的职掌。“旧儒高德，博学渊懿”的特点决定了儒者侍中正直敢言、切对谏争的职责。《后汉书》列传中有颇多关于儒者侍中应对切谏的记载，如《后汉书·张衡传》：“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宦竖恐终为其患，遂共馋之。”<sup>②</sup>《后汉书·李法传》：“岁余，上疏以为朝政苛碎，违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权重，椒房宠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记德，必不明信。坐失言，下有司，免为庶人。”<sup>③</sup>在《后汉书》中可看到大量的侍中直指弊政、应对谏争的上书。

其次，侍中的讲经、议经、校书、撰作等职能。儒者侍中往往是经学名家、博学多识之人，除了应对、切谏、护驾这几项固定的职能外，还有许多因其儒者身份而延伸出的临时性的颇具灵活性的职能。《后汉书·鲁丕传》：“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sup>④</sup>《后汉书·刘宽传》：“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侍讲华光殿。迁侍中，赐衣一袭。”<sup>⑤</sup>侍中可在殿中讲经议经。“解经不穷戴侍中”（戴凭），“殿中无双丁孝公”（丁鸿），“问事不休贾长头”（贾逵），“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举），这都是讲经议经后被公认为博学通儒之人。白虎观和石渠阁两次会议中，儒者侍中在讲议五经异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东汉侍中也参与校书、撰述之事。《后汉书·张衡传》：“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

<sup>①</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203页。

<sup>②</sup>《后汉书》卷59，第1914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48，第1601页。

<sup>④</sup>《后汉书》卷25，第884页。

<sup>⑤</sup>《后汉书》卷25，第887页。

收捡遗文，毕力补缀。”<sup>①</sup>《后汉书·儒林传》：“（张驯）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sup>②</sup>《后汉书·文苑传》：“顺帝时，（王逸）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sup>③</sup>

这两项职能都是由于儒者侍中的大量增加而产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汉侍中没有此项职能，只是在西汉这种职能仅作为极个别的现象出现，并不显著，但到了东汉这却成为侍中最主要的或极为重要的职责，故特意提出来。至于其他职责两汉大都相同，或东汉时职责范围稍广，因其本质相同，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东汉侍中与西汉相比，尊贵有余，亲近不足，这与其人选和职掌也是相联系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又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由是侍中复出外。”<sup>④</sup>又《后汉书·百官志一》引《献帝起居注》曰：“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闱，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sup>⑤</sup>武帝后“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的事实并不确切，因为西汉中后期仍不乏侍中出入禁中，甚至与皇帝“共卧起”的例子，如“日磾两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sup>⑥</sup>“（张）放为侍中中郎将……，与上卧起，宠爱殊绝。”<sup>⑦</sup>“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sup>⑧</sup>“初，（淳于）长为侍中，奉两宫使，亲密。”<sup>⑨</sup>尤其是董贤，哀帝对他的宠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庭。”<sup>⑩</sup>所以说，西汉侍中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莽何罗事件后，禁止侍中随意出入省中的规定可以说并没有被很好的执行。东汉却不一样了，根据《汉仪》及《献帝起居注》所述，从章帝郭举事件后一直到诛

<sup>①</sup>《后汉书》卷 59，第 1940 页。

<sup>②</sup>《后汉书》卷 79 上，第 2558 页。

<sup>③</sup>《后汉书》卷 80 上，第 2618 页。

<sup>④</sup>【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第 203 页。

<sup>⑤</sup>《后汉书》卷 116，第 3594 页。

<sup>⑥</sup>《汉书》卷 68，第 2962 页。

<sup>⑦</sup>《汉书》卷 59，第 2654 页。

<sup>⑧</sup>《汉书》卷 82，第 3377 页。

<sup>⑨</sup>《汉书》卷 93，第 3732 页。

<sup>⑩</sup>《汉书》卷 93，第 3733 页。

汉中常侍这一段时间里，侍中都是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不与亲密交政，汉献帝后因王允奏又“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这样的规定可能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外势力特别强大时，如和帝时窦宪以待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他应该是能够随意出入省中的，但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且这样的亲近还远不能与西汉时侍中“与上卧起”的近密相比，更不能与东汉时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声势赫赫的中常侍相比，否则显赫一时的外戚侍中梁冀与何进怎么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中常侍们所打败。更何况，与外戚侍中相比，儒者侍中与皇帝的亲密度就更低了。他们大都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人，是皇帝尊重尊崇的对象，想要像对待佞幸宠臣那样对待他们那是不可能的，从他们进谏不合上指就大都被排斥、被贬黜、被罢官或被处死的情况也可看出，其与皇帝的关系亲近不足。所以说，东汉侍中的地位高高的，秩禄也高高的，但却与皇帝的关系疏远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相应地减小了。相对于阉人中常侍来说，士人侍中对于后宫终究较不便，代替不了宦官的作用。

总结秦汉侍中这一官职的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秦至汉武帝时期，此时的侍中为专官，职责是“入侍天子”，主要负责传发书奏以及皇帝的日常起居生活等事宜；第二阶段，汉武帝时期到西汉末年，此时的侍中专官加官性质并存，但加官侍中更为重要，影响更大，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和职责，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第三阶段，侍中不再被当作加官使用，成为一种正式官职名称，且是省禁官中地位最高者，其职责在西汉侍中的基础上也稍有发展及变化，但由于各种原因，东汉侍中与皇帝的关系较为疏远，其尊重有余，亲近不足，因此虽然地位和秩俸有了提高，其实际地位和影响却下降了。

### 三、 关于汉代加官研究的几个问题

#### (一)、加官设置的时间问题

通过对汉代六种基本加官的分析，笔者认为加官制并不是《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的那样“皆秦制”，西汉也不是一开始就承袭秦制有加官制的，它应该是汉武帝时才开始建立的制度。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皆秦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些官名秦时已经出现了，二是这些官职已被当作加官使用。是否果真如此呢？

第一层意思即秦时已有这些官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它们有的是秦置，有的却不是。如散骑、中常侍、侍中在秦时都已出现，除了百官表所说的“皆秦制”以外，史书上其他地方也都有相应记载。至于给事中，它所建立的确切时间史无所载，古代学者对它设置的时间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秦官，有的认为为汉西京置。它是由指一件事情的叙述性短语慢慢转变成一种官职的，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很难确切考证出其成为官名的具体时间，不过贸然说其是秦置还缺乏有力的证据。而诸吏、诸曹、这两种官名，秦时应该是没有的，史书上找不到其为秦置的记载以与百官表相对应，相反倒有“武帝初置”的记载（前已论述）。另外，从这两种官名的形式看，其也不应该为秦置。诸吏、诸曹太过一般化、普通化，会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所以到东汉以及以后的朝代都不曾出现过这两种官名，没有理由秦时会设置这么普通化的名字并一直使用下去，它们应该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即加官制度下的加官，到了东汉加官制度消失后，其作为加官当然也就不存在了，而又由于其名称本身过于一般化，它们甚至失去了作为官职名称的资格。

第二层意思即秦时已有加官制度，笔者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要弄清加官设置的时间，就必须搞清加官设置的原因，为什么要设置加官，笔者在第一章已经论述过，其主要原因是皇帝加强皇权的需要和内朝的形成及发展。皇帝想总揽国家大政，但不论他再怎么精明睿智，都不可能一个人处理所有事情，总是需要有人与他商议的，既然宰相、公卿大臣是他想抑制的对象，那么就必须有其他人

来被皇帝利用，成为他商讨国家大政以及抑制相权的人选，因此这些人就被给予了可以出入或居住省中的特权，成为了君主所信任尊崇的官员，掌握了其本不该掌握的一些权力，而这一情况的实现所依赖的就是加官制度。了解了这一背景，就知道秦及汉初就有加官制度是不可能的。秦时丞相的权力虽然也很大，但根本就不可能与声威赫赫的始皇帝相抗衡，“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sup>①</sup>在事情都由秦始皇决定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建立加官制度以加强君权、抑制相权，再加上秦统治时间短暂，许多事情都处于草创阶段，并不完备，丞相制度及宫廷里的各项制度相信也是如此，即使想建立加官制度时间也未必允许。而汉初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皇帝赋予了丞相很大的权力并且很少干涉，皇帝是越无为越好，而丞相们也大都能深自贬抑，忠心皇帝，尽心为国家办事，故汉初君臣之间的矛盾比较缓和，因而也没有必要来裁抑相权，加官制度自然也就没有建立的必要，但是到了汉武帝时就不一样了，军功大臣们已经相继死去，担任丞相者多是碌碌无庸之辈，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却没有能力胜任，还时常与武帝发生矛盾，雄心勃勃、英明睿智的武帝怎会甘心于此，必会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加官制度就产生了。而昭帝霍光秉政时期，由于特殊的朝政格局，加官制度沿袭下来，并随着内朝制度的发展而盛极一时。

虽然说汉承秦制，但不能说汉朝所有的制度都沿袭秦制，其损益者亦有不少。《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皆秦制”过于笼统，我们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二）、加官有无俸禄问题

加官是在原官基础上另加一种官职，凭此以示优宠或获得特殊的权力和任务，它是一种虚职，是没有秩禄的。但事实情况却不全然如此，在史书中还有几处因为加了加官而其原官秩俸有所提高的例子。如：

《汉书·金日磾传》：“徙（金钦）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sup>②</sup>

<sup>①</sup> 《史记》卷6，第258页。

<sup>②</sup> 《汉书》卷68，第2964页。

《汉书·张汤传》：“后复征（张）放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sup>①</sup>

《汉书·张禹传》：“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sup>②</sup>

《汉书·孔光传》：“数年，迁（孔光）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金，领尚书事。”<sup>③</sup>

光禄大夫乃光禄勋的属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光禄大夫，比二千石”，但是在加上“侍中”或“诸吏”官后其秩由“比二千石”上升为“中二千石”。所以说加官完全是一种虚职好像并不太确切。此外在《汉旧仪》中还有“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右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sup>④</sup>的记载，由此看来，加官也是有秩禄的。因此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认为加官“在实际上也是有一定意义的”<sup>⑤</sup>。阎步克先生也认同安、熊两位先生的观点，他在其著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汉代“秩次是从属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甚至从加官看都是如此”，<sup>⑥</sup>在认同安、熊两位先生观点的基础上，他认为“加官者由于被赋予了新的职事，秩次便不同从前了。可见，在加官制度上，禄秩仍与职事相关。”<sup>⑦</sup>

笔者对加官倒底有无秩禄或被加官之后其俸禄是否可以提高还不能确定，但却有一些疑问。首先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被加官之后俸禄有所提高的官员为什么都是光禄大夫，为什么没有其他官职？如果说被加官之后俸禄真的可以提高的话，那史书上的记载为什么仅有这几例？这与史书上所出现的大量的有关加官的记载不符。其次，对于《汉旧仪》中“左右曹秩二千石”的记载亦有怀疑，笔者所怀疑的是这里的左右曹是否为加官左右曹。其实这一点笔者在论述加官左右曹时已稍有提及，在《后汉书·百官志二》中有如下记载：“右属光禄勋。本注曰：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

<sup>①</sup> 《汉书》卷59，第2956页。

<sup>②</sup> 《汉书》卷81，第3348页。

<sup>③</sup> 《汉书》卷81，第3353页。

<sup>④</sup> 【清】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65页。

<sup>⑤</sup>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第293页。

<sup>⑥</sup>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187页。

<sup>⑦</sup>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188页。

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sup>①</sup>从这可看出，西汉时光禄勋有左右曹，可上殿中，秩二千石，《汉旧仪》中所说的左右曹是否为光禄勋的左右曹呢？这看起来极为可能。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些问题还都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 （三）、加官设置的意义

加官制度与内朝制度是紧密联系的，是内朝制度的一部分，所有被加官的官员都是内朝官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朝官制度是通过加官来实现的。虽然加官是一种虚职，加官本身并不是政府机构的职权性职务，但一旦加到其他官职身上，被加官职就有了特殊的权力和地位。文人近臣们之所以能够随侍左右，参与朝政，与他们被加官侍中、中常侍、给事中等官名是分不开的，外朝公卿大臣成为中朝官员出入宫中省中也是因为他们被加加官的缘故。不论是位卑职贱的侍从人员，还是声威赫赫的外朝大臣，被授予加官之号后，即成为内朝官，能够参与国家机要，对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因为有了加官制度，内朝制度才得以实现，加官制是内朝制度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通观以上六种加官，其职掌虽然很多，但主要职责不外乎两种，即“武卫文谋”。“武卫”则保护皇帝安全，不论是在宫中省中还是出行时。“文谋”则“顾问应对”、“与闻政事”、“献可替否”、“拾遗补缺”、“平尚书奏事”。不过这就已经完全体现了内朝制度的本质——加强皇权、削弱相权。通过加官，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皇帝十分信任尊崇的官员可随时进入宫中省中，成为皇帝的心腹之臣，国家的政治中心由朝中转入宫中省中，转入皇帝的卧室之中，国家越来越成为皇帝的私有之物，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皇帝独裁意志的驱使下更加完善，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是再也没有能力与皇帝相抗衡了。

因为加官制度与内朝制度是相始终的，所以当西汉末年内朝制度的消极影响出现的时候，加官的反面作用也随之浮现。它被把持内朝的权臣随意加到其所信任，对其忠心耿耿的人身上，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才能，使得权臣的地位更加稳固，朝廷被其控制在手中，而被削弱了权力的丞相等公卿大臣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与之相抗衡，面对其擅权专政的局面却只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西汉刘氏

---

<sup>①</sup>《后汉书》卷115，第3578页。

政权断送在外戚王莽手中。也许正有鉴于此，东汉刘秀称帝后才会取消内朝制度，取消加官制度，取消这个让权臣们可以擅权朝政的工具，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过历史的发展不是掌握在某个人手中的，东汉后期，朝廷始终被外戚、宦官所轮流把持，东汉政权也最终毁于二者的斗争之中，这完全是与当初刘秀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所以说取消加官、内朝制度并不是保持一个王朝不灭亡的方法，其实加官制度、内朝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所变的是当时的人和事，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处于何种社会形势下，被何种人利用，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西汉末皇帝大都软弱昏庸，无心朝政，政权当然会被野心勃勃的权臣们所把持、窃取，这与有没有加官、内朝制度是没有关系的。当一个政权要灭亡的时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正如一个新的政权要诞生一样。

## 结 语

虽说“汉承秦制”，百官表上亦说加官“皆秦制”，但其实加官制度仅在西汉时存在过，它是内朝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是被用来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一个工具。加官制度与内朝制度相始终，并不是汉承秦制，秦时就有的制度，到了东汉，内朝制度被取消了，加官制度也随之消失，不再存在。

六种加官的被加人员身份虽然很多，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皇帝信任的具有真才实学之人，能够真正承担起加官的责任；一种是皇帝所喜欢宠爱之人，如佞幸，某些外戚和功臣子弟等，是皇帝想荣宠的对象，他们并不需要很有才能，也并不一定能承担起加官后应有的职责。加官的职能虽然也有很多，但其都围绕一点，以一点为中心，即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在此基础上，加官被授予各种权力，成为为人所尊显的官职。

由于加官可出入或居住省中，与皇帝关系十分近密，因此对皇帝的影响也比较大，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也颇大。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达到了其设置的目的，加强了君主的权力，抑制了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的权力。但当皇帝软弱昏庸，一个王朝走向末路的时候，这种亲近的加官反而被有野心的大臣所利用，成为其擅权专政的工具，皇权反而削弱了。这样的历史循环也正好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

## 参 考 文 献

### 一.古籍

- 1.【西汉】 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 2005 年 6 月
- 2.【东汉】 班固 《汉书》 中华书局 2002 年 11 月
- 3.【刘宋】 范曄 《后汉书》 中华书局 2003 年 8 月
- 4.【晋】 陈寿 《三国志》 中华书局 2006 年 1 月
- 5.【唐】 房玄龄等撰 《晋书》 中华书局 1993 年 6 月
- 6.【南朝梁】 沈约 《宋书》 中华书局 1993 年 10 月
- 7.【元】 脱脱等撰 《辽书》 中华书局 1983 年 8 月
- 8.【东汉】 荀悦撰 张烈点校 《汉纪》 中华书局 2005 年 3 月
- 9.【东晋】 袁宏撰 张烈点校 《后汉纪》 中华书局 2005 年 3 月
- 10.【清】 孙楷撰 徐复订补 《秦会要订补》 中华书局 1998 年 11 月
- 11.【宋】 徐天麟 《西汉会要》 中华书局 1998 年 11 月
- 12.【宋】 徐天麟 《东汉会要》 中华书局 1998 年 11 月
- 13.【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92 年 4 月
- 14.【唐】 徐坚等著 《初学记》 中华书局 1980 年 1 月
- 15.【宋】 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 年 10 月
- 16.【唐】 欧阳询等撰 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 中华书局 1965 年 11 月
- 17.【唐】 杜佑 《通典》 中华书局 1992 年 6 月
- 18.【唐】 李林甫等撰 《唐六典》 中华书局 2005 年 4 月
- 19.【清】 孙星衍等辑 周天游点校 《汉官六种》  
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
- 20.【宋】 洪迈撰 孔凡礼点校 《容斋随笔》 中华书局 2006 年 10 月
- 21.【清】 王先谦 《汉书补注》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3 年 9 月
- 22.【清】 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5 月
- 23.【清】 钱大昕著 方诗铭、周殿杰校点 《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  
诸史拾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4 月



20. 王宝宁 《简析汉武帝朝频换丞相之原因》 载于《甘肃农业》2006年第2期
21. 乔国华 《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 载于《历史教学》2002年第2期
22. 徐杰令 《两汉侍中考》 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23. 王欣 《西汉大司马职官考论》 载于《南都学刊》2005年第6期
24. 李新城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5. 韩养民 《汉武帝时期的中外朝》 载于《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26. 孙福喜 《官省制度与秦汉政治》 载于《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7. 苏诚鉴 《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 载于《江淮论坛》1983年第4期
28. 董绍伟 《秦汉加官研究综述》 载于《高校社科信息》2005年第4期
29. 袁刚 《秦汉政府官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 载于《南都学刊》2003年第5期
30. 田旭东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读《汉书》札记》 载于《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 后 记

对历史的初感兴趣是小时候在酷热的夏夜里邻里街坊拿着凳子坐在大街上乘凉聊天中产生的，隔壁大伯所讲的一个个古代历史故事深深吸引着我。上学后，自然而然地就对讲述故事的历史学科甚为喜爱，不时拿书本上的内容与平时所听到的以及电视上所看到的历史故事相比较，在比较中不断对所学的历史知识进一步巩固。上大学时，虽然历史专业是冷门，但由于喜欢，我还是毅然选择了它，并于四年后考研继续学习。

三年前，怀着憧憬和渴望我来到西北大学，师从著名的秦汉史专家黄留珠老师，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我粗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三史以及其他一些历史著作，领略到历史史籍的浩广博杂，拓宽了学术视野。此外，在这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还有幸聆听了徐卫民、陈峰、田旭东等诸位老师的授课和教诲，受益匪浅。在此对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起初，对于论文题目久久不能定下来，后来，在黄老师要求写的“西汉宫廷史”中寻找到了一个大概方向——西汉时期的中外朝制度，但在搜集、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却又深感此题目过于宽泛，不易把握，且同时又对能够反映中朝制度的加官制度产生了兴趣，询问黄老师后认为可写，于是最终确定“汉代加官研究”这个题目。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由于网络版四库检索的使用，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室友杨玉珠、唐穆君、邓恩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开阔了我的写作思路。此对她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继续求学，没有家人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向上，自强不息，以报答他们的教养之恩。

田德霞

2008年5月1日于西北大学